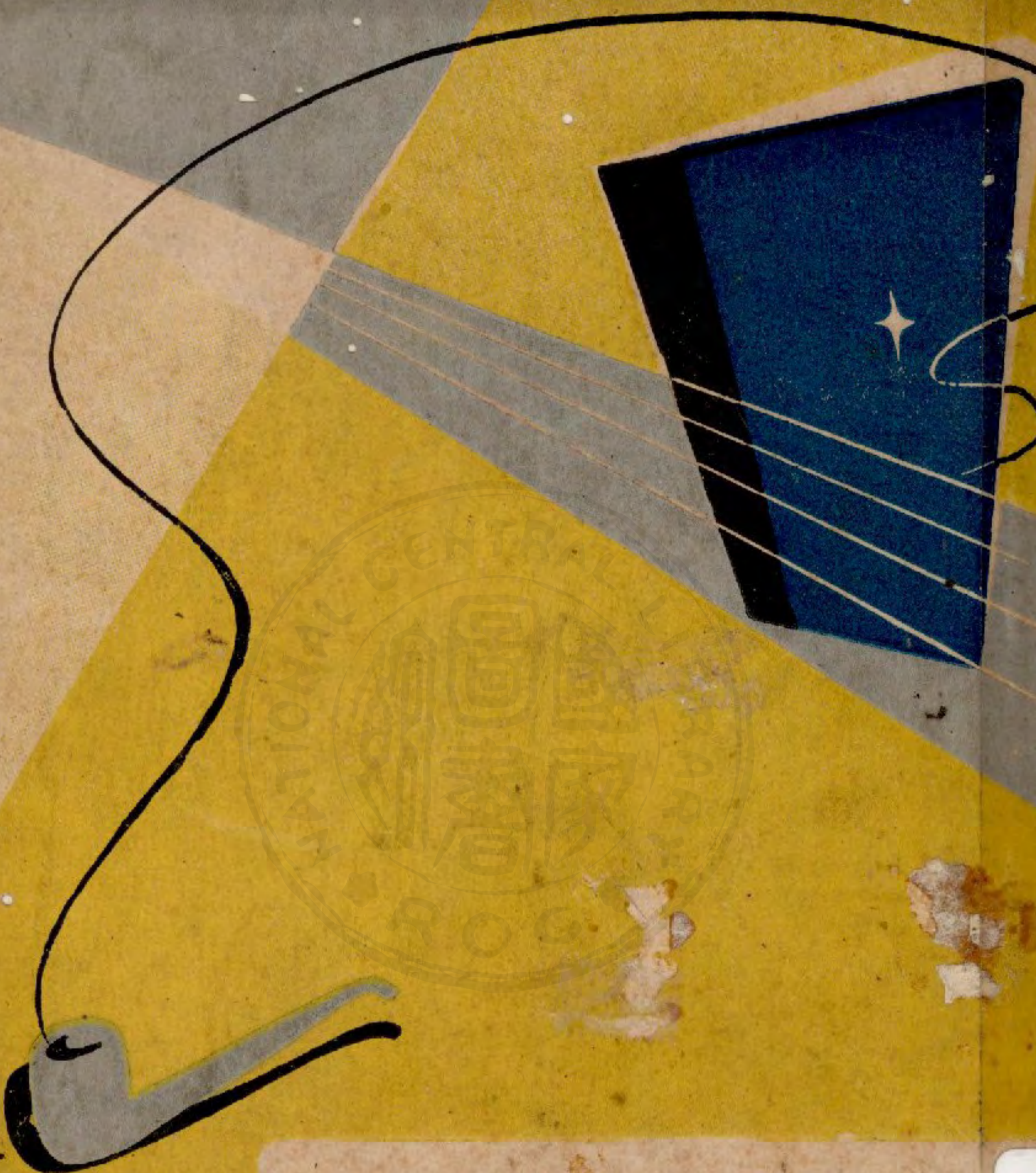


五.

寒 生 著

大學生學日記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大學生日記

寒生著



文教出版社
力育書局
出版總店
出售



855
p. 6 = 8
36

學雖開了，課，在頭一個把禮拜，照例是沒有誰去上的。

二月十一日

學校裏收了我們兩學期的建築費，雖然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建築起點什麼東西來，可是校門前後，不知是誰家老板，却爲我們開設起不少新的大餐室，洋服店，皮鞋舖，彈子房來了，這真是我們學校快要『大馬路』化的徵兆！

十二日

真是倒霉得很，和我同住的竟然沒有一個是相知的友人，而且，憑我這幾日來粗

國家圖書館



001708493

淺觀察的結果，我這幾位新同居，簡直是幾隻典型的怪物。

我們這房間裏，一共住的是五個人。住在我身後的是文學系的學生鍾存疑，他年紀不大，臉色却死灰得非常的可怕，一對靈活的眼，常常都像燃着疑慮的輝光，眉尖峭峭的更彷彿時時都被愁雲深鎖着，一頭亂髮披向後邊，他的心，也好像時被痛苦的烈火焦炙着似的，在他那頹喪的神色中，一天到晚簡直很少看見他展露過半痕微笑。

住在我正對面的更是一個異人，他有一張冷冰冰的毫無表情的瘦削面孔，高高的鼻樑上懸着一對鋒銳無比的眼珠，薄唇上留着淺淺的一抹短鬍子，獅鬃般的長髮蓬蓬然的散披在雙肩上，從頭到腳，黑呢帽，黑西裝，黑襪鞋，黑的鐵手杖，是全一色的黑打扮。他不像存疑那樣，常常嘆氣，也不像我這樣，常常生氣，他總常常都是冷冰冰的，不是留心看書，就是疑神的向那渺茫茫的太空呆視。初初他搬到這兒來的時候，我還不認識他，後來才知他名張淡吾，一個快要畢業了的哲學系的同學。

在淡吾之後，那便是我們全校馳名，不，我們全國馳名的大運動家馬鐵肩了。他

身長力大，一臉閃着頑健的黑光，四肢的肌肉，緊張輪突來有如一條硬壯的鐵牛，昂昂然的真是一個魁偉無比的男子。

在馬鐵肩的對面，却只有一隻鋪擺得十分漂亮齊整的空床，床前的寫字檯上橫列着一排金字黑面簇新的西文書，床上的被毯更是華麗得異常奪目。這究竟是那一個傢伙呢？雖然在號位上寫着是曹道心，但是曹道心究竟像什麼樣一個人？已經都開學好幾天了，似乎誰都沒有看見過他的影子。

十四日

同級的同学胡俊今天來看我，他還沒有走進門，首先我便聽到他在樓板上擂鼓般的脚步聲，接着，便是從外傳進來的一聲牛吼：

——炳生！

——誰？請進來！

我還沒有立起來，他粗壯的身影已經一閃就到我的面前來了。

——啊，好傢伙！在南京玩得愜意吧？

他灼熱的大手伸來緊緊的握着我，健康色的臉上充滿了微笑。

——愜意！南京有什麼愜意啦。坐吧，坐吧，站起幹什麼！

一月不見，胡俊已經壯健得多了。他仍穿着那一件樸素的灰布棉袍，臉上的紅褐色比一月前濃潤了許多，眉目間那股逼人的英氣，依然在人前很矜持的閃耀着。頭上沒有戴帽子，亂髮蓬蓬的，依舊是那樣子一個生龍活虎般的樣子。

——寒假期中幹了些什麼，看了不少的書吧？

他一口喝完了我倒給他的一杯白水，微笑着大聲的問。

——書雖看了一些，但是毫無系統。你們留校，想來看的書更多了。

——多？算了吧！這幾十天，我簡直沒有摸過書本子。

——爲什麼？

——你也不知道嗎？在寒假裏，他媽的，我幾乎同老滑頭打起架來！

一股怒氣突然騰上他的臉來，我很吃驚的追問他一句：

——爲什麼？

——你還不知道嗎？這事情是寒假裏發生的，老滑頭想打清一色，把所有非留美派的教授都換了。我們政治系的潘先生，也在他的排擠之列，這事情湊巧在事前被我們探聽着了。有好多政治系留校的同學都不依，於是推了幾個人去和他嚴重的交涉，你猜：老滑頭怎樣對我們說？他媽的這傢伙談話真漂亮，真滑頭，他反兒問我們這消息從是什麼地方聽來的，他說他從沒有聽到校長說過。他又說：潘先生既爲同學們這樣敬愛，不成問題，學校是要留聘他們的。你們最好不要來過問這些學校行政的事！他這一番話真氣得我吐火！誰不知道校中的事就是他一個人在專權，他偏要說沒有聽到校長說過，我們打聽得確確實實的他要排擠潘先生，他又偏用滑頭式的話來應付。我那時真氣極了，只好對他說，對於留聘潘先生的問題，要他對我們絕對負責。他對我們說，他不是校長：絕對負責不可能，相對的負責或者總可以。同他談了半天，我

們把這老滑頭沒辦法，只好怒氣沖沖的走了。

他說到這裏打了一個頓，我連忙插問他道：

——以後又怎樣呢？

——你聽我說吧：我們出來以後，就知道這問題並不是這樣就解決了，老滑頭的戲法我們已經領教過不止一次，我們推想他一定把潘換了推到校長身上去，說是校長幹的，他不能絕對負責，這一着被我們先看準了。所以我們便比他先下手，推代表到校長那兒去嚴重交涉，跑了好幾次的結果，老滑頭把我們沒辦法，終於屈服在我們的手頭。不過，老滑頭雖然屈服了，我却東奔西跑的混了一個寒假，一本書都沒有看，真是糟糕透了！

說罷，他用勁的把檯上的一本雜誌拍了一下，憤火猶熊的目光從我的身上移到壁上去了。

——啊，這些事我還竟然不曉得！不過，照你說來，恐怕將來的問題還多吧。

我這樣感嘆的說，他却很斬切的答道：

——當然！但我們也用不着害怕，爲了我們自身的利益，總得要奮鬥到底的。

——唉，現在的事真難說，神聖的文化機關，也變成政治舞台去了，真難說，真難說！

我搖了一搖頭，長長的嘆了一口氣，他却很爽快的截着我的話，破空而來的大大的放出了一聲牛吼：

——豈止是政治舞台？他媽的，簡直是一架壓榨機器！

我深深的咀嚼着他這一句痛快淋漓的話，在憤然中他笑我也笑了。

他走後，我們那教務長——就是那老滑頭——的政客化了的身影，便漸漸的在我的腦中濃厚起來，一股憎憤的情緒死死的盤繞在我的心頭，到半夜還未從我胸中消失去。

十五日

早晨上了幾點鐘沒有幾個人願意去上的課，午後應了瑞瓊的約，我陪着她在郊外的鄉間散步去。

時間已經是四點多鐘的樣子了，人說江南春早，田野間却仍是一片衰枯的景色。樹枝兒上顫抖着三片兩片的殘葉，泥地上也還鋪着一叢一叢衰敗的腐草。田中有的淤積着很深的冬水，有的却乾枯得不成樣子，凍裂成了一塊一塊的疆地。景象是非常的蕭瑟，大地彷彿仍被殘冬的餘冷鎮懾着在。

沿着一條陌道，我和瑞瓊迎着寒風，含着微笑，肩併着肩的向村中走了去。

瑞瓊，啊，今天我眼中的瑞瓊，她是多麼的多麼的端麗啊！

她小小的鵝蛋臉兒上，雖然沒有淺淺的塗脂，沒有淡淡的抹粉，但她的雙腮却是那樣的紅潤而瑩白。她蜷曲的長髮閃耀着輕柔的光波，絲質藍花的長旗袍下再襯着那雙黑緞高跟鞋，更顯得她是那樣的嫵娜多姿，那樣的，那樣的婷婷別緻。

伴着她在鄉間閒走，我真感到了無限的歡愉，更似乎消受了無限的艷福。

遠遠的遠遠的，我們繞過了一處茅舍的農家，在那兒我們看了好一會的耕牛，逗了好一陣赤着兩條泥腿的農家兒女，後來我們走到一條小小的石橋上去了。

橋下的溪水，瑩澈清澄，有時也可以看到三五細鱗在水中浮泳，我們都走得有些乏了，於是微笑着併坐在橋堞上去。

坐了一會，不知怎的，我竟想起了她的哥哥來了。我便問道：

——你的哥哥還在上海嗎？瑞瓊！

——這幾天到南京去了，你爲什麼想起問他？

——他的官運很通吧？

她不直接答我，只報了我一瞥含嗔的白眼。我笑了。過了好一陣，她才突然對我說：

——我的哥哥待我真好。

——天下竟有待自己的妹妹很壞的哥哥嗎？

——爲什麼沒有？你沒有聽到說密斯唐的哥哥嗎？

——沒有聽到說過，是怎麼一回事。

——他哥哥侵佔了她應得的遺產，又還斷絕了她求學經費的接濟……

——啊，那是禽獸，不是她的哥哥！你的哥哥既不是禽獸，當然要待你好了，這還有什麼問題。

我一嘴搶了過來，連珠炮般的開了幾句快放，咽着了，結果博得她橫來的一句憤

罵：

——好一張臭嘴，誰說你得贏！

我忍不着笑了。這時正有一隻寒鴉在我們的頭頂上穿空而過，瑞瓊若有所思的仰起頭來癡望着牠。

一陣洒洒的微風從橋頭襲來，她打了一個冷噤，很自然的更坐近了我一點。

——我哥哥真好玩，在寒假裏他竟帶着我去了好久的浪漫生活。

她在凝神的回憶中自言自語的這樣說，我小小的吃了一驚，探問道：

——你們過了些什麼樣的生活呢？

——他帶我到大華飯店去玩過好幾次。

——那些地方當然是做官人常到的，這算什麼啦

——你看你譏諷人的話又來了，我不和你說。

——好，我不說了吧，你說，你儘管說你的。

——到大華去本來不算什麼稀奇，不過……

她說到這兒抿嘴一笑，把她的話咽着了。

——不過，怎樣！？

——我哥哥却帶我去參加過好幾次大華的茶舞會呢。

——啊，你還會跳舞嗎？

——我哥哥才教我的。

——哈哈，好極了，我將來可以不去求教別的先生了。除你哥哥而外，還有人同你跳嗎？

——有。

——什麼人？

——我哥哥的兩個朋友。

這話一刺進我的耳朵裏來，我彷彿突然在寒冬吞了一口淋冰似的，大大的打了一個冷噤。

——在那點做事體的？

——一個是他外交部的同事，好像是那一科的科長，另外一個呢，似乎是一個大商人的兒子。

——你們玩得很有趣吧？

我努力的壓制我自己的感情，生怕牠有一些兒顯露。

——有趣！？（她吃驚的望了我一眼）有什麼趣啦！我真討厭我哥哥那兩個朋友。

我默然了，心中被一種可怕的預感紛擾着，過了好一陣，我臉上的熱潮似乎都還未退去。

時間已近黃昏了。我和瑞瓊依然掛着微笑，肩併着肩的離開了石橋，步着蒼茫的郊野，閒談着走回校去。

走了一會，我突然聽到身後有陣輕脆的脚步聲。我急忙掉頭一看。在暮色蒼茫中，我瞥見一個身穿紅絨西裝的女子，冶態妖嬈的緊靠在一個粗壯黑漢的臂上，談笑自若的向我們走來，一步一步的看看就要逼近我們了。

這一對，彷彿我都認得，只可惜每一個的身影我都沒有看清楚。我正想久停一下看個明白，瑞瓊却反而要我快點走，免得他們把我們認出來了。

我們正待要邁開大步，忽然在我們的身後，傳來了一聲尖脆得震人的銳叫：

——炳生！炳生！

我和瑞瓊都被這聲銳叫驚住了，一齊轉身向後看。

——啊，炳生！真是你啦！哈哈。

隨着一陣脆響得怕人的笑浪，我的表妹黎麗霞，她拋開了那黑漢，一陣飛步直奔到我的面前來了。

——啊，你幾時來的？爲什麼不到女生宿舍來看我？

她緊緊的握着我的手搖了幾搖，半真半假的在媚笑中含着嬌嗔責問我。

——正打算回去以後就來看你啦。

我笑了，我的手還被她緊緊的握着在。

——我那有這樣大的福氣呀！你同誰出來散步？（她瞥見了在我前面遠遠站着的

瑞瓊）啊，密斯劉嗎？你們今天很好玩吧。

瑞瓊對她笑了一笑，我的手仍然做了她的俘虜，不能退回來。

正在這時候，那粗長壯健的大黑漢走到我們面前來了，我一看，才看出他就是我

的同居——馬鐵肩，鼎鼎大名的運動選手。

我和他打了一個招呼，正想要擺脫我表妹的手的時候，糟糕！麗霞竟意外的用她柔嫩敏捷的手臂一穿，很親暱的靠在我的肩上把我挽着走了。

這拿來怎麼辦呢？前有寂然的瑞瓊，後有慘然的鐵肩，這真窘逼得我的心裏發抖！我很不自在的急得滿臉通紅，她却若無事然的擺出她勝利者的樣子，大搖大擺的和我談東論西。

十六日

女子，像真是『亡國之妖物』，特別是我的表妹，她真像居心要『害盡天下之蒼生』！

自從昨天黃昏時出了那樁鬼事以後，昨晚，鐵牛（這是同學們給運動家取的綽號）便發了一夜的氣，一直到今晨他在喝那學校奉送不取分文的鮮牛奶的時候，他的眼睛還是含着敵意的白了我好幾次。

瑞瓊更不知把我當成什麼樣子的人去了，真是天曉得！

十七日

我彷彿有『先知之明』似的，我早就想到，在老滑頭打清一色的策略之下搬來的一批寶貝教授，是不能令我們滿足的，果然，我的預感竟被事實爲我證明了。

這是午前發生的事：

十至十二是一堂社會學的課，百多同級同學大半對於這門功課都是很想研究的，所以很早就到齊了。但是我們的博士教授呢，一直到十點二十分，他才慢吞吞的挾着漆亮的大皮包，傲然的走上講堂。

他穿着一身青色的閃光的漂亮西裝，唇上留着一抹美國式的秀麗的短髭，頭髮梳得光光，腳上的彈簧皮鞋，是響而又亮，

他在講堂上很矜持的和我們點了幾分之幾的頭，不甚響亮的話匣子打開了：

——Sociology……Social Problem……從Spencer到Comte,……再到Giddings,……

……又到Ellwood……

真是天曉得！他那半中半英的話鬧了半天，我的耳朵裏還是嗡嗡然，不知到他說的是什麼意思，後來用了死勁，才勉強聽清楚了這一段偉論：

——總之，現代社會是多少有點毛病的，我們學社會學的人，應該去研究過去，現在，未來，探出一般的原理原則，不過但是，研究的方法，須用科學的方法，科學的方法是什麼？歸納，演繹，統計，調查，特別是統計調查，用處最廣，譬如我們要研究北京的社會，首先就得去調查統計北京的黃包車夫，研究上海的社會，也得注意到上海的工廠和工人的調查統計……社會的生機是不能破壞的，社會學家恰如醫生，良醫不用毒藥，社會學家便只宜謀社會的改良……這些都是大家應該首先明白的……

感謝上帝，我總算把我們的博士教授的話聽懂了，才想專起心的往下聽，下堂鈴一響，他已經飄然而去。

下堂後，胡俊忽然雄糾糾的跑來拍了我一下肩膀，問道：

——喂，你覺得這位夏博士怎樣？

——怎樣？啊，我形容不出。你覺得他怎樣呢？

胡俊的臉上閃露着粗暴的嘲笑，我皺了一下眉頭，想不出一句好話來答他。

——我嗎，我覺得他媽的純粹是一個改良主義者！

我冷笑了，他寬大的紅褐色的臉上却有一股怒焰騰耀着，

我才想和他多談一會，不知幾時已經打了上課鈴，夏博士又上堂了。

——先生！你剛才講的我可以發問嗎？

這身後傳來的聲音很熟悉，我掉轉頭去看，原來是我去年同房間的沈如淵，他比去年瘦削得多了，蠟黃色的臉上那對近視眼陷進去了一些，頰骨嶙嶙，顯出一幅營養不足的樣子。

——可以，你有什麼問題？說！

——先生剛才說『良醫不用毒藥』，可是誰都知道：六零六和九一四是最有毒的，

那末，爲什麼一般良醫都在用呢？

冷然立起的如淵這樣嚴肅的問，博士却不耐煩的答道：

——那是譬喻啦！

——是的，我說的也是譬喻。我想先生總不會說一般良醫是不用六零六和九一四的吧？

——誰也不會這樣說，但是你要知道，九一四和六零六是不好亂用的！

——亂用不亂用那是另一個問題，有時必須要用那却是事實。如果先生不否認這一事實的話，那我們研究的社會學的人，似乎在某種時期，也必須要如良醫樣，應該大胆的對社會用一用六零六或九一四。我這意思大概不錯吧？先生！

如淵的面部顯得冷酷逼人，博士的臉上却困窘來連耳根都紅了，

——你叫什麼名字！

博士憤然的問，擺出一個十二萬分不高興的樣子。

——我嗎？我叫沈如淵。

如淵毫不懼怯，依然是那樣冷冷的，全堂的同學都緊張起來了。

——密斯特沈！你須知道，醫生有時是可以用六零六的，但是，社會却絕對不可以，因為那要傷害社會的生機。

——不，先生！我覺得醫生爲了培植病人的生機，所以採取以毒攻毒的辦法，同樣，社會學家爲了要根本剷除社會的毒素，有時硬非用六零六去破壞一下不可，這絕對不會傷害社會的生機的，如果對社會只知用改良的手段，那等於頭痛治頭，腳痛治腳，結果只有妨害社會新的生機的生長！

如淵說到這裏，博士在怒憤中很嚴厲的批評道：

——你的思想太偏激了，密斯特沈！你得糾正過來才行！

突然如淵失聲的打了一個不滿的冷笑，坐了下去，一陣難堪的笑浪在同學中喧騰起來。我們的博士教授說了一聲：『下次再講吧。』憤憤然的走了。

我真奇怪，美國的博士，爲什麼竟會這樣的飯桶！

十八日

——玉堂春好比花中蕊，王公子恰如採花蜂……

我剛爬上宿舍的樓，就聽到這樣一種貓叫般的聲音，從我們的房中傳出來，我很奇詫，我們房中是沒有那個會這一套的，這是誰啦！

我走進房去便看見一個漂漂亮亮的小白臉，穿着一件簇新的花緞皮袍，手裏挾着一枝紙煙，翹起兩條二環腿，斜靠在曹道心的緞被上，用穿着花呢毛鞋的脚尖，一點一點的擊着板眼，在那兒搖唇鼓嘴的做着梅蘭芳做貓叫。

他看見我，用微笑的眼來和我打了一個招呼，我笑了一笑走到窗前去。

我立在窗下，那噹噹噹噹的肉鑼鼓聲，唧唧唧唧的肉絲絃聲，以及坐在旁邊的鐵牛那種虎嘯狼嗥般的叫好聲，差點把我的耳鼓都震破了！真是倒靨之至！

過了好一會大概他們已經吼叫得有些疲乏了，在一陣縱笑聲裏，他們的戲聲，漸

漸的轉成了閒散的對話：

——啊，糟糕！今天竟然把留聲機忘去了，真是混蛋！

——新的嗎？還是舊的？

——當然新的，我還買得有不少的英文片子呢，璇宮艷史，法宮艷史，爵士哥
王……這些都有，啊，麥唐納，該多漂亮真令我拜倒！至於熱女郎，那簡直風騷進了
骨子，她那種媚態，老馬！真要人的命啦！

——但是，我却最喜歡她，你看她身體是多麼的好！

——哈哈，好傢伙！真想不到你還是一個熱愛騷姊兒的！哈哈，好傢伙！

——……

——已經上了好幾天的課了吧？

——一個多禮拜了。

——教授些如何？

——貓貓虎虎。不過，昨天又有人在講堂上搗亂！

——搗亂？！搗什麼人的亂？誰！

——昨天夏先生在上社會學的時候，鬼使神差，從來不大上講堂的我，竟然去了，一去就看見一個小子起來搗亂，他反對改良社會，主張社會革命，那時我真氣極了，很想跳過去捶那小子的烏嘴，誰知我們班裏，竟有不少的混蛋東西附和他。真他媽的氣得我磨拳擦掌！

——算了吧，你的肝火要這樣旺來幹嗎！你去管那些『改良』『革命』幹什麼？我們應該抱定我們從來的『三不』主義才對，第一要不上課，第二要不讀書，第三要不管校事，一心一意的去玩咱們的，反正明年世界運動會的中國選手是少不了你的，你已經夠光榮了，還要去管那些閒事幹嗎？！

——真他媽的氣得我鬼火直冒！……

——算了吧，算了吧，鐵牛！快點把衣服穿起，我們先到南京，後到月宮，我做

東，不花你一個子兒。

——南京今天演的什麼？真他媽的氣得我鬼火直冒！

——你的鬼火還是少冒點吧，南京今天演的是：騷姊兒，熱女郎，克萊拉寶的『風流水手』啦！你，去不去？

——誰給你說我不去？

——哈哈……

一陣縱情的狂笑，把他們送起走了，這時，我才明白那小白臉，便是我們的貴同

居——曹『盜』心。

二十日

今天去訪如淵，才知訓育長在那天——夏博士被質問那天，曾經把他叫去『訓』過一次。

當時，如淵對訓育長說：

——學生應該有研究思想的自由，學術討論，更用不着勞煩訓育長來干涉！然而，訓育長却這樣答道：

——討論學術當然可以自由，但是，偏激思想却絕對應該取締！……

我問如淵被『訓』以後的感想如何？他不說話，只憤憤然的打了一個冷笑！

二十一

我抱着一顆不安的心，利用下堂後的十分鐘的時間，到瑞瓊的坐位上去攀談攀談，想藉此去試探一下他對我的態度。

奇怪，她竟如同平日一樣的，很溫存的對我。

我是說不出來的喜悅。

可是，正在這時間，我那穿着一身艷裝的表妹却搖過來遞了一封信給我。

信落我手後，她便不快的向教室外搖起走了。

糟糕！這封信我看嗎不看呢？瑞瓊的眼是望着我的手在。

結果我是看了，她信上沒有說什麼，只要我下課後馬上到女生宿舍去，她有重要的話要問我。

誰有這樣多的時間去同她糾纏！我憤然的把她的信撕來丟了。

瑞瓊看着，不問我也不責我，只溫柔的對我笑了一笑。

二十四日

一晌總是垂頭喪氣，兩眼燃着疑慮的火光，不大和誰交談的鍾存疑，今晚突然死不放的一定要我同他到郊外去走走。沒法推脫，也只得陪他去。

半灣高高的下弦月，閃着朦朧的淡光，點點寒星，垂泣般的在雲縫中失去了牠晶耀的光彩，大地是一片無際的迷茫，一切的景色都只能在半明半暗中看出牠的模糊的輪影。

我懷着好奇心，同他走出校外，沿着一條小溪慢慢兒的向東頭走了去。

——喂，炳生！我聽好多人說過，你從前是從過軍的，真的嗎？

——真的！

我這樣直捷的答他，他彷彿不相信似的，眼裏閃着驚疑的光，再反問我：

——那末，你爲什麼又不幹了呢？

——說起來話長啊！

——軍中生活你厭倦了嗎？

——這話好難說，說是厭倦又似乎不是厭倦。

——那末，究竟爲什麼呢？難道你覺得這平淡無奇的學生生活會比那種痛快淋漓的軍人生活好嗎？

——不！只要和我的志趣相投合，不管是學生生活也吧，軍人生活也吧，在我都是一樣的。

——這樣說來，軍人生活是和你的志趣不相投合了，對嗎？

——也像不是，因爲我說不定將來還要到軍隊中去的。

——那末，你究竟爲了什麼原因要離開呢？軍人生活是那樣的痛快淋漓！那樣的簡單乾脆！

——難道你還很羨慕軍人生活嗎？！

——是的，我最羨慕。

突然，一痕微笑在他的臉上展現開來，那種陶醉在理想生活中的神情，我還是第一次看見。

——爲什麼呢？

——理由很簡單，就是我早已經就厭倦學生生活了。

——你又爲什麼不去過別種生活，偏要去過軍人生活？

——別的生活都太平庸，太陳腐了，彷彿喝清茶淡水一般，一點兒刺激性，一點兒痛快性都沒有，只消去過上三天，就會引起人的厭倦。可是，軍人生活，那却大不同了。平常時候，啊你看，他們大鉢的菜，大桶的飯，大碗的酒，要吃儘管吃，要

喝儘管喝，事事都可隨你的便，如果性慾飢渴起來了，只要你袋裏有錢，人肉市場上有的是妖艷的肉體，要玩你儘管玩，要睡你儘管睡，事事也都聽憑你的高興。一天到晚，他們都陪着一條槍，掛着一把刀，雄糾糾，氣昂昂的，無慮無憂，就是天倒下來了，也都大可不去過問，這樣的生活，該是多麼的簡單！多麼的乾脆！仗一打起來，你看他們又可以聽着機關槍的悲鳴，聽着野戰炮的怒吼，晚間更可以看到與星月交輝的流光，看到同野燐齊明的箭火，衝鋒號一響，大家又都如猛獸一般的從戰壕裏爬起來，緊拿着手中的槍，磨牙切齒的向前衝了去！生命，一個人的最寶貴的生命，早已把牠視同浮煙去死了，至於說到在那可怕的刀光中，在那狂密的彈火裏，死，只消一剎那，說不定連骨頭都頓時化成灰塵去了！死，死，死，誰還去恐怖牠！生，幸而還能生那一個人在那打了勝仗的歸途中，每一回想及那種戰場上的以生的冒險，博來的勝利的話該是怎樣的值得矜持，值得自傲！所以，我羨慕軍人生活，很想去嘗嘗那種不凡俗的生活滋味。

他談得色舞眉飛，臉上頓時消去了死灰一般的陰鬱色，突然閃耀着一片從未見過的霞光來了。他彷彿已經武裝好自己的靈魂，凜凜然的正憧憬着那種炮火連天的戰景。

——啊，你的想像真豐富！只可惜你想得太空幻了，你是在白晝做夢！

我彷彿得聽癡人說夢一般，忍不住冷然的笑了。然而他，他却像受了利刃刺傷了似的，板起面孔用重濁的聲音怒斥我道：

——你說我是在白晝做夢嗎！？笑話！

——半點兒也不是笑話，你真的太空想了！

——啊，想不到你才是這樣一個人！

——一個什麼樣的人？你說，

——一個庸俗生活的愛好者，到現在我才知道你不能不離開軍人生活的原因了。

——得了吧，你知道我，你知道我什麼，你真在瞎扯。

——我並沒有瞎扯，你完全爲了要過這種平凡庸俗的學生生活，才毅然的捨棄了那種痛快淋漓的軍人生活的，這難道還不是真的嗎！

——不，不，不，你沒有理解我！我不是爲生活而改變生活，我從軍營裏到學校中來，完全是爲了求真理！

——啊，真理！真理在什麼地方？我已經在學校中探求過好多年月了，可是真理呢？那些蠢漢一般的教師們能夠告訴我們嗎？你要到學校中來求真理，那你真才是得白晝做夢！

在朦朧的光影下，我瞥見他眼中的憤火直迸，連吸呼都有些發抖了。

我默然，走到溪邊的一大堆亂石上，我們都一齊走了下去。

在迷茫的淡影裏，四郊是死一般的沉寂，溪水無聲，只遠遠的聽得到三聲兩聲農村人家的犬吠，回看自己的校舍，都已經只能在隱約中看得見那宮殿般的巍峨的輪影了。

我們都被不安的思緒盤繞着，望着眼前的朦朧夜景，大家都像在無言中沉入深思裏去了。

過了一會，忽然，在我們前面的竹林邊下，我瞥見了一星微火在那兒一閃，接着，一個長長的黑影，悄然的直對着我們走過來了。

那是誰啦？

在朦朧的光影下我們看去有一些模糊，只覺得那影子彷彿一個行動着的殭屍，除了他那觸地的手杖聲而外，什麼聲息都聽不到，這更令我們難於判別他究竟是誰了。

一直到他的身體閃過我們面前，我們才看清楚，那是我們的哲學家張淡吾，他吸着一枝紙煙，冷然的深思着，彷彿沒有看見我們似的，孤傲的消逝在淡影中去了。

我很奇詫；他一個人孤冷冷的跑在這樣幽僻的地方來幹嗎！

二十六

在睡夢中，我被一陣煩碎的話聲鬧醒了。才想睜開眼來看看，一陣醉後的嘯叫又

攢進我的耳中來了：

——哎呀，今晚上真他媽的喝得夠多了！

——誰叫你今晚上這樣起勁？

——哈哈，誰叫我！……難道你今晚上的勁兒還算小嗎？

——比你差得遠啦！

——得了吧，鐵牛：得了吧，你還同我裝瘋賣癲的幹嗎！？哈哈，你看，你這

人，哈哈……

——我在裝瘋賣癲嗎？道心！哈哈，你大概把你同麗麗跳的次數忘記了，我記得清清楚楚，整整的三十四次，哈，好傢伙，這已經夠打破舞場的記錄了！

——是的，一點兒也沒有錯，可是鐵牛！我老實告訴你，我假如有你那樣好的黷福，能夠得到密斯黎那樣的人兒作舞伴，我就跳他媽過三天三夜，我也不得輟勁兒的，但是，我今晚上却是福薄命淺得很啦！哈哈……

——別客氣了吧，你看，你和麗麗是多麼的熱！

——得了吧，鐵牛！你分明和密斯黎打得那樣火熱，反而還來向我示威，哈哈
哈，你看，你這人，哈哈……。

——你大概喝得太多了，睡得了吧，快天亮了。

——睡他媽的幹嗎？啊，密斯黎呢，你的密斯黎呢，到那兒去了！

——早都到女生宿舍去了。

——哈哈，你看，我這人，我這人，哈哈……I love you……I love you……

課課課課課課……

——好！好！好！一個東方的希佛來！

——哈哈……

我的眼睛再也不能不睜開了，我知道今晚上碰着這一對寶貝要想再睡一陣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便一翻身跳下了床，披着睡衣一直向樓下跑了去。

我一個人跑到宿舍外的草場上來了。一個妖艷的麗影突然在我的腦幕上閃現了一下，我想起了我那浪漫得還可以的表妹，不禁昂頭向空中吐了一口深長的惡氣，一股無名的憤火燒上我的心來。

我憤然的在草場上繞了幾步，這時，沉沉西垂的半灣殘月，已經暗然的快褪盡了牠的一切光芒。空場上只零落的殘染得有一些模糊暗淡的光絲，雲氣漸低，蟬翼般的薄霧也騰上半空去了。大地上是一片迷濛，一片暗淡，看看天色，似乎離破曉的辰光已經不遠了。

四圍是異常的冷寂，樓頭舍側的電燈，在那兒一閃又一閃的吐着凄然的淡光，使我頓增無限空漠淒寂之感。

正在這時候，出人意外的一個人走過我的身前來了。我不禁驚叫道：

——啊，密斯特爾張！

——啊，你也睡不着嗎？

我們的哲學家披着一件厚大衣，冷然的走來和我握了一下手，在我的面前立着了。

——是的，我被那兩個傢伙鬧醒了，你呢，你也是被他們鬧醒的嗎？

——不是，我今晚上失眠，睡不着。

——那你今晚上不是已經起來很久了嗎？

——是的，我已經到校外的鄉間去繞了一趟來了。

——你常常患失眠症嗎？

——是的。

——得醫一醫才行啦。

——唔唔。

一重陰影又像落在他眉宇間來了。他焦灼的思索着，我的話彷彿沒有在他心上一般，他拂了一下曉風吹散的長髮，只拿鼻音來，這樣淡然的答我。

沉默頓時在我們之間流動着，他冷然的立了一會，燃起一枝紙煙，在他被思慮的火蕉炙着的臉上，閃了半痕應酬的苦笑，走了，向那有梅柳掩映着的草亭邊走了。

我望着他長長的身影，頓時在我心裏，湧起了一個窺探這個神祕得不可思議的人物的內心生活的念頭。這念頭一起，我的心竟像被什麼東西壓着了一般，沉重得多了。

二十七

好久沒有去看電影了，今天瑞瓊約我到上海影戲院去看（黨人魂），湊巧又碰着我的表妹和她那第X個愛人趙國維在那裏。

他們坐在我們的前面，挨得緊緊的，我們坐在很後，差幸還沒有被他們看到。

二十八

久已無心留意自然，春，牠却偏在人們不知不覺中來到了人間。

校園中的一切樹上都披上了一層新綠，園地裏的淺草也呈現出一片嫩綠顏色來

了。鵲兒在飛，鳥兒在叫，空氣煖融融的，彷彿一切有生之倫，都正得向求生的途程上奮力的前進。

我呢，我彷彿失掉了活力一般，總是那樣說不出來的不舒服，這是爲了什麼，我不知道。

實在氣悶不過，在午後，我便約着瑞瓊到校園中的茅亭裏去談天。

說起來真奇怪，我和瑞瓊，只是一個很普通的比較親切的朋友，友誼以上的另一種更親切的關係，在目前我們是沒有的，可是我，不知怎的，一在她端麗溫柔的容態面前，頓時我就要感到：我是一個『無冠之王』，我得享受人間的艷福，我該矜持，我該炫耀。

今天，當我和她併坐在茅亭中的長檯上的時候，滿懷的鬱悶，不知幾時早已『逃之夭夭』了。

——這幾天的天氣真好，漸漸的溫和起來了。你覺得嗎？

她微笑着說，望了一望晴明的天空。

——是的，快要到舊歷的仲春時節了啦，隔不幾天，就可以到龍華看桃花了。

——啊，龍華的桃花，那是多麼的多麼的好，一提起，我的心都歡喜得跳了。

她悠然神往的把目光移去望着亭外的幾株梅柳，臉上的笑紋更嫵媚可愛了。

——以後我同你去吧。

——好啦，只怕我沒有那樣的幸福。

她對我嫣然一笑，我就像在大熱天的沙漠裏喝了一頓甘泉似的，連苦毛裏都感到了清甜的快意。我爽心的笑了。

沉默在我們之間流動着。

真是湊巧得很，正在這時候，我的表妹緊貼着她的愛人趙國維，從亭外閃了過去，她望着我和瑞瓊在這兒，遠遠的拋了一個譏嘲的冷眼，幾步就走出了園外去。

——看見嗎？你。

瑞瓊臉上掛着半縷鄙棄的微笑，我吃驚的問。

——當然看見了。

——她浪漫得還可以吧。

——很不差！

——你不是說她同那個運動家很好嗎？

——這有什麼關係呢，她爲了享樂她的青春，換換口味，有什麼要緊！

我諷刺的笑了，瑞瓊却帶怒的說道；

——瞎說！我真討厭這樣『朝秦暮楚』的人！戀愛是神聖的，是純潔的，愛情要能專一，像她這樣的人，今天高興和這個愛一愛就愛一愛，明天高興和那一個戀一戀，就戀一戀，真是未免太浪漫太隨便了，我說像她這樣的人，簡直在玩弄愛情，侮辱自己！……

在瑞瓊的犀利談鋒下，我表妹的人格簡直被她攻擊來連半文錢都不值了。我很

暗驚，溫柔而又寬懷的她，從來沒有動聲色去尖刻的斥責過人的，爲什麼今天竟這樣的動怒了。這倒令我奇怪！

我才想找出幾句適當的話來應和她，她却不得我發言又滔滔不斷的說下去了：

——『黨人魂』上的那對主人翁，我真佩服，他們爲了愛情，不惜犧牲一切，他們是多麼的崇高！多麼的偉大！……

——『黨人魂』上的男主人翁，你也覺得他很偉大嗎？瑞瓊！

我截斷了她的話，帶着不滿意的笑望着她，她就像吃了一驚樣的，用短快的話，反問我：

——怎樣！？難道那男主人翁還很下流嗎？你覺得。

我看她來勢頗凶，只好把我的語氣改溫和一點：

——下流倒不一定是下流，不過，說他偉大倒還有研究的餘地。

——那末，照你的意見要怎樣的人才算偉大呢，要那些朝秦暮楚的摩登青年才算

偉大嗎？

——你的話又談得太遠了，我得聲明：我表妹那種行爲，我是絕對鄙棄的，同我表妹一樣的那些男子，更爲我切齒！

——誰要你聲明！

——聲明就是表示我對於這個問題的態度，這難道又不該嗎？

——既然如此那末你爲什麼又要說『黨人魂』上的男主人翁不偉大？

——我有我的理由，這不能混在一塊兒說。

——你的理由是什麼？說出來！

——好，你聽吧！『黨人魂』上的男主人翁，爲了愛上一個貴族階級的女人，竟不惜拋棄了他那些同生死共患難的勞苦兄弟們，那些伏爾加河畔的革命的船夫，陪伴着那個應該處死的女人逃了，遠遠的逃了。他一得到了美麗的愛人，就忘記他還正在苦難中扎掙的同志，一過着甜蜜的熱戀生活，就把他們正在艱辛中創造的偉大事業破壞

了，他的口中那還能聽到那悲壯動人的船夫曲，他的心裏却只在那兒暗奏他戀愛神聖的凱旋歌了，像這樣的人，很明顯的，是那些伏爾加河畔的勞苦兄弟們的叛賊，怎麼可以說他崇高，說他偉大！

——胡說亂道！胡說亂道！你把我們的話題都弄錯了。我和你談的是愛情，誰和你談那些烏革命！

瑞瓊更生氣了，臉兒紅紅的，用她的綢手絹在我的胸前拂了幾拂。

——我一點兒也沒有錯。

我斬切的微笑着答她。

——你錯了，你錯了，你怎麼沒有錯呢！就愛情來說，那男主人翁爲了神聖的戀愛，竟至不顧名利，不顧死生，明明知道艱險在前，毀謗在後，但他終於毅然決然的保護着他的愛人走了，那是你們這些摩登青年所能及的嗎？這些地方，就是他的偉大處，崇高處！

——啊，瑞瓊！你完全是純粹從戀愛的觀點來談戀愛的，我却是從革命的觀點來論戀愛。我們的根本立論點就不同了。

——哈，你這套時髦話從那兒學來的！什麼革命不革命，我簡直就不愛聽。

糟糕！如果我再不撥轉談鋒，說不定我們的友情就要因此而破裂了。因之，我只得微笑着說：

——好，那我以後就再不同你說『時髦話』了吧。這個禮拜日，你請我去看一次電影，怎樣？

女孩子大概都高興別人家在她面前說軟話的，我才這樣一說，她就破顏而笑了。

——這個禮拜日我恰巧有事。

——什麼事，不高興同我一塊兒，是麼？

——你又在瞎說了。我哥哥已經在昨天到上海來了，禮拜日我恐怕不得空，改了

一天好嗎？

——你哥哥那位同事的朋友大概也來了把？

——誰曉得，你問這些來幹嗎？

我冷然的報她一笑，沉默着了。她也抿嘴的向我笑了一笑。什麼都不說了。

不知怎的，這時竟像有一重陰影壓上了我的心來一般，我總覺得，我和瑞瓊之間總有一層隔膜似的，我微微的感到我這『無冠之王』的寶座得開始動搖了。

背着瑞瓊，我望着晴明的長空，大大的噓了一口氣。

三月一日

今天是禮拜日。

鐵牛到體育場賽球去了，道心照例在禮拜日的前夜是不回來的，我們的哲學家——淡吾呢，天還沒有大亮我就看他拖起那根長長的黑手杖溜到郊外去了。

寢室中剩下來的，只有我和存疑，存疑散着一頭的亂髮，力竭精疲般的橫倒在床上，哭喪着的臉上不知在幾時加厚了那層可怕的死灰，他就像遭受過了一場劇烈的痛

心刺激一般，慘白的嘴唇再襯着那雙頹喪無力的眼睛，簡直就像快要沒有生氣的入土的人一樣了。

我瞥見他這種情形，吃驚的走過他的床前去，還沒有走到，在他書桌上攤開着的日記本裏寫着的幾行細字早把我吸引着了。

我連忙走過去一看，那上面這樣寫道：

——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

——且趣當生，奚遑死後！——列子：『楊朱篇』。

彷彿有一陣寒風突然掠過我的心頭一般，我把他這日記讀後，竟冷森森的打了一

個寒噤。

——怎樣？存疑，你的思想又變了嗎？

我走過他的床前，坐在檯上，這樣關切的問。

——唔。

他用無力的眼望了我一下，點了一點頭，用輕微的鼻聲來答我。

——還想從軍去不？你。

——去替那些強盜當炮灰嗎？

他憤然的望了我一眼，不說了。我很奇怪：前幾天他還是那樣的憧憬着軍中生活，爲什麼突然又掉頭來憎惡了，這究竟是怎樣一回事。

——那末，你從前爲什麼那樣拚命的稱讚軍中生活呢？

——那只不過是我一時的感想吧了。

——你最近沒有受什麼刺激吧。

——沒有。

——這日記難道是你寫來玩兒的嗎？

他沉重的搖一搖頭，臉上展開了半痕慘笑，一會，那笑痕又隨即消逝了。

我接着追問他：

——那末你的思想爲什麼又忽然這樣的消極呢？

他用手去梳了幾下頭上的亂髮，一立身坐了起來。皺着眉頭答道：

——這我好難答覆你，說不定明天我又要想做暴徒去了。

那還有什麼話好說呢！

我沒笑着望了他一眼，好像他內心裏正被矛盾的思緒盤繞着一般，血紅的眼裏，閃動着疑慮的光輝，樣子顯得很痛苦。我們都沉默的坐着，什麼話都不說了。

二日

這是一個晦冥之夜。

天上沒有半點兒星光，也沒有一絲兒月影，只有彌天的墨雲，烏衣般的把全部天體，遮蓋得無絲無隙。

夜已經很深了。

校園的四週是冷清清的，除去三月裏的春風拂着樹枝發出來的悄語，和草間泥裏微響起來的一陣陣虫鳴而外，什麼聲響都沒有了，這真是一個寂靜的晦冥的春夜。

在校園中的草地上立着的，只有我和淡吾，我真不知要求過他若干次，好容易，在這樣晦冥之夜，他才誠懇的答應和我作一番深切的談話。

下面所記述的，就是他一面吸着紙煙，一面杵着手杖，在微風不斷的吹拂着他獅鬃般的長髮的時候，他嚴肅的和我說的一番真摯的話，我扼要的把牠寫在這兒了：

——我在這兒快住了兩年半了，我沒有交結一個朋友，更沒有去認識一個同鄉，我，兩年半來，始終是孤單單的生活着，在你看來，我未免太孤僻了吧，是的，我正樂於這樣，朋友，鄉親，同學，那於我有什麼用處呢，多一些交往只不過徒增一些麻

煩吧了。所以我甯願這樣孤獨的過活着，而且恐怕永遠都會是如此。

——說來，你怕不會相信吧，像我這樣孤僻的人，四五年前却是一個生龍活虎般的社會改造者，不知道我的過去的人，恐怕誰都不會相信，真的，不僅你不會相信，連我自己也都覺得奇怪了。但是事實是如此，我自己難道還會騙我自己嗎？

——四五年前，在一處大學裏同我常在一塊兒幹着事情的，記得那時有三個年輕有爲的同伴，和我相處得最投合，後來一個去從了軍，在北伐戰爭的時候，他在槍林彈雨的衝鋒陷陣中，送葬了他青春的寶貴生命，現在他的白骨恐怕都已化成了野燐去了。一個投身在上海的工廠中，抱着滿懷的熱望，想從人類的最底層去燃放一把烈火，再從那火光淨化過的地方去建立一個光明的社會，誰知他壯志未成，就被一些人活捉去攔腰截成了兩段，連尸身就早都喂進野狗的肚中去了。還有一個，已經有兩年不知他的去向，有的說他在河北的獄中，有的又說他在南方的農村裏，究竟他在什麼地方，誰也不會知道他的行跡。那時我們幹得很投合的幾個好同伴，可以說還只剩下

我一個了。

——我，初初倒都還沒有灰心，後來我目覩着層出不窮的許多事變，許多令你
能不灰心短氣的事變，竟使我感到我們中國改革前途的大失望，在我的心中簡直沒有一
個值得我信仰的東西了。

——失望我雖然失望，可是生活我畢竟還要生活，我既不相信仰別的東西，當然只
有信仰我自己了。那時，我對社會上的一切都有些憎惡，對一切的社會活動也都抱着
悲觀，我努力的想要離開現實逃避現實，去打開一條空幻之門，好讓我的精神活動，
有所寄託。

——初初，我想去學習天文，想使我創劇深痛的神經，得藉此去接近那縹冥遼闊
的天體，那時候我可以每天在這一個銀河系統下，去仰看行星的推移，去細察天體中
的神祕，把我的精神生活，由地上移到天空，由現實社會轉到科學世界，好使我忘去
上人類，忘去了社會，一生一世，都得與天體中的日月星辰爲伍。

——然而，這畢竟是一個夢，在我們中華民國的任何大學和研究院裏，偏偏却少了天文學這一科，我要去那只有到外國。我的祖宗沒有爲我剝削得多的贏餘，到外國去，我只有望洋興嘆！因此，我不能不改變我的計劃了。

——後來我想去學理化，自己以爲，一個人整日裏在理化的試驗室裏，藉着各種原素的分析與混合，我們可以窺透盡宇宙的一切神祕，可以看穿一切自然現象千變萬化的基點，在這一科學的世界裏，能使你忘憂，使你免慮，當時，我都打算就朝這條路去了，隨後細細的一想，在這樣的社會裏，十個理化家就有十個都是替資本家做剝削時的工具的，發明之王的愛迪生，就是一個很好的明證，而且我們中國，根本就沒有好的研究院，這又不是一場夢嗎？

——最後，我才決定來學哲學了。哲學是人類數千年來精神思想綜合的結晶，我想：這座放着輝光的巍峨的殿堂，儘夠我畢生的精神在其中去馳騁了，所以我就決定毅然的朝這條路走了去。但自從我開始學習一直到現在，幾千年來的許多偉大無比的

中外哲人，如蘇格拉底，柏那圖，康德，采尼，黑格兒，以至於中國先秦諸子，真能投合於我的心情，暗適我的志趣，而能令我崇拜的，實在沒有好幾個，如果一定要勉強的說的話，多少有幾分接近我的，恐怕只有我國的莊子了。

——莊子，實在有些令我敬佩的地方，他厭人世的爭短較長，鄙棄人們的攘權奪利，他無憂無慮，淡然自適，他同化萬物，透視死生，我的心情志趣，可以說有些地方也同他合流了。

——你如果理解了我思想的根底，那你就知道我之所以有些孤僻是不無原因的。孤僻，孤僻，我恐怕還要永遠的孤僻下去的吧。……

四日

今天接到哥哥自南京來信，信中頗有一些妙文妙語。

他說：『學政治志在爲政，欲爲政以當今之情勢論則莫若從黨入手，蓋黨者政之重心，亦欲爲政者之終南捷徑也。』

善哉善哉，好一條終南捷徑！——他因此就教我趕快入黨去爭奪學校中區分部的常務委員。

哈哈！對不住得很，哥哥！我與其聽你的話去那樣無聊我倒甯肯到月宮舞場去抱舞女去！

六日

有個同學今天突然立起來問經濟學教授：

——資本是什麼。

短而肥的經濟學教授，摸着短髭悶了半天，很吃力的答道：

——資本就是財產。

緊接着，一個小白麻皮閃露着一瘦臉的滑稽的冷笑，眨了兩下眼睛，立起來，用溜快的語句追問道：

——照這樣說來，先生！那資本就是銅鈔了對不對？

哈哈……

全堂的同學一齊哄笑起來，接着，就是一陣擂鼓般的樓板響。

那小麻皮，我認得，那是我們校中馳名的滑稽家梁警世。

七日

午前上課的時候，麗霞在嬌媚中帶着冷嘲的巧笑對我說：有件秘密的事要告訴我，叫我午後到女生宿舍去和她說去。

什麼鳥秘密啦！我本不高興去和她胡纏的，但聽她那種說話的神氣，彷彿這件秘密的事於我有關，沒有辦法，只好去看她怎樣胡扯。

午後課完後我走去了。

我才走到我們的「宮」（女生宿舍）前，已經有不少的同學，頭髮梳得光光的，西裝穿得挺挺的，不斷的按着電鈴，喊着娘姨，報着號數，說着芳名，前擠後擁的，正在那兒忙得不亦樂乎，我走過去幾乎沒有插足的餘地，差幸我還能在半途截着一個娘

姨，我才在幾抄鐘之中加快的把我要會的人和她說說了。

在『宮』中的會客室裏等了半天，一對兒一對兒的都笑逐顏開的，肩挨着肩，手挽着手的去了，麗霞，我還沒有看見她出來的踪影。

後來娘姨出來和我說她不在宿舍裏，我只得抱着滿腔的不快走了。

走到宿舍右邊草地的轉角處，我突然聽到一陣蕩人的琴聲，我掉頭一看，在一間小小的屋裏，正有幾個女同學，你抱着我，我抱着你的在那兒搖來搖去的跳舞，我仔細一看，哈，原來麗霞正在那兒手舞足蹈的教她們！

我不好猛然的去打破她們的舞興，讓她們舞了好久後，我才走過去打一個招呼，一聲破空而來的脆得怕人的浪笑，隨着麗霞那玉樹般的嬌軀搖蕩過來了。

——爲什麼在這兒偷看我們？你在這兒站了好久了吧？爲什麼不叫我？

麗霞今天彷彿特別漂亮了，她走過來親暱的挨着我的時候，她的臉上還燃着那種動人的媚笑。

——打破了小姐們的舞興，豈不等於犯了十惡大罪嗎？

——惡嘴！

她尖利的罵了我一聲，和那些在屋中望着我們的女伴丟了一個會意的微笑，緊挨着我走了。

——到那兒去好呢？我問。

——會客室裏人多，不好說話，我們到園子裏散步去吧。

我們正要走到園中去的時候，突然迎面閃過來了一對人影，把我出奇的驚着了。

女的穿着一襲明藍色的長旗袍，罩着一件肉色的春季大衣，長長的天足穿着一雙黑緞閃光的高跟鞋，如雲的長髮燙得蜷蜷的，瑩白紅潤的蛋臉兒上更閃着動人的媚笑，她很大方的搖步在春風中，真像玉樹臨風，是那樣的嫵娜，端麗，而又嫵媚。伴在她身旁的男子，穿着一身漂亮的西裝，滿臉堆着獻媚的微笑，謙卑的時時搓着雙手，用着他那種絕對服從的奴隸般的態度，在和她殷殷勤勤的談話。

他們一閃就從我們的身邊走過去了。麗霞在我的肘上挨了一下，說：

——認得嗎？這就是我們宮中的皇后。

——啊，我們的皇后就是她嗎？

——你還沒有看見過她嗎？你這人，真是一個君子！一個飯桶君子！

——說起來真笑話，去年鬧了半年的皇后，過去我確實只看見過她的一個背影子，有次梁警世那傢伙約我去偷看她，我不高興，所以沒有去，想不到今天竟無意中把她碰着了。

我說着，頭仍掉去釘着她俏麗的後影，一直到她的身影消逝在樹陰下的轉角處去了，我才掉轉我的身來。

——該也很漂亮，配當我們的皇后吧？

——似乎不及你點。

我這一句嘲笑的話，得了她一頓含嗔的惡罵：

——小鬼！小鬼！……

我們笑着走進園子裏去了。

在園中散了一陣步，我和她談了一會兒閒話，我把我們的談鋒急轉到那件所謂密祕的事上去了。

我問她；

——你不是說有一件什麼密祕的事要告我嗎？什麼密祕？

她不直答我，只含着神祕的微笑，望了我一下，反問道：

——你近來和瑞瓊的關係怎樣？

這俏皮的一問，反而把我弄得莫明其妙了。

——還不是那樣。

——還不是那樣？哼！

——怎麼，你發現了什麼密祕了嗎？

——告訴你吧，你別要再當傻子了！

她正色的用沉重的語氣對我說，像煞有介事的，簡直把我弄得摸不着頭腦。

——咳，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你別着急好，好的聽我說，靜安寺的聖喬其舞場你該知道吧，那天晚上，我和一個朋友在那兒去玩，真是鬼使神差，我竟碰着瑞瓊也在那兒跳舞！

我心裏吃驚的一跳，不快極了，可是我表面上還是裝得很鎮靜，帶笑的插上一

句：

——這有什麼關係呢！你大驚小怪的幹嗎？

——那有什麼關係嗎？哼，你別插嘴，好好兒的聽我說吧：本來跳舞是沒有什麼的，尤其是像我們這樣應該尋快樂的青年，跳舞實在是一種高尚的娛樂，現在做大學生的，你看有那個不會跳舞？

——那我就不會跳！

——你是一個丘八，只知道開步走，你懂得什麼！你好好兒的聽我說，不准插嘴！本來跳舞是沒有什麼的，那只是一種交際，一種娛樂，不過像瑞瓊對她的舞伴那種態度，真有點令人肉麻啦！她，她把他的臂這樣貼得緊緊的（說着，麗霞的手放在我的臂上來啦！）用那隻沉醉了的眼親暱的釘着他（說着，她的迷人的眼也裝模做樣的把我釘着了！）那樣一搖一蕩的，（說着，她不怕有人看見也拉着我搖蕩起來了，我生怕有人看見，心裏嚇得卜卜的跳！）一扭一轉的，天啦，他們那種如膠似漆的情形，誰都要說他們是一對『那物兒！』（Lover）

——哈哈，我怕是一件什麼秘密啦，原來才是這麼一回事！

我打開我那切緊了的牙關，放聲的笑了！我用最大的力才把我那激動着的感情壓制着。

——你別要裝瘋賣癲吧！

她白了我一眼，在我的手膀上輕輕的擰了一下，擲給我一個冷酷的嘲笑。

——誰在裝瘋賣癲啦，哈哈，你們這些女孩子真愛把小題拿來大做！對你說吧，我和瑞瓊不過是一個朋友，她縱然找着了愛人了，我只有慶賀她，這有什麼密秘不密秘呢！哈哈……

我的笑聲愈大了，她却生氣似的，厲聲的說道：

——你這人真是一隻怪物！其實你的心早都碎了，還要裝瘋賣癲來騙我，好，就算我造你的謠吧，反正我這種人你是瞧不起的，你還是把你的真心去對你那瑞瓊去吧，她一定會給你很多的報酬的，你好好兒的等着她吧，我不高興和你談話了！

她一掙身擺脫了我，用她那種特有的妖嬈的步態，在草場上打了一個旋轉，用兩隻妬火燃燒着的眼釘了我一下，帶着滿臉紅雲，水蛇般的，迎着春風大步大步的走了。

——啊啊，麗霞！麗霞！你生氣了嗎！？

——誰敢生你的氣！

我驚急着搶前幾步去追她，然而，她的豐於肉感的身影已經去的遠了，遠了！我一個人悵立在園中的樹蔭下，彷彿失去了一件珍貴的東西的人一般，心中被無限的淒愁，無限的酸楚焦炙着，我茫茫然的沉入了迷惘中去了。

十日

光陰真比什麼還要跑得快，自開學以來，又已經整整的有一個月了。

這一月裏，佔去了我們的讀書時間之四分之一的這一月裏，我們究竟得到過點什麼呢？

學問嗎？且別要提起牠吧！一提起牠，又要引起我無限的憤感了：

總之，我們的教授們，真大都是他媽的一條條的牯牛，他們只知道反芻，只知道把他們臭囊裏那些陳古的渣滓，嘔到口邊來不怕麻煩的咀嚼！

我們得到了他們一點什麼？得到的，只是一肚皮的惡氣！

.....

十三日

在幽默中沉思了三天三夜的結果，我覺得我個人弄到這步田地的主因，是我太相信了學校，太不相信了自己了。

從今天以後，我要相信我自己！

我要自己去創造我的生活，我要自己去開墾我自己應走的道路，我得拿出我從前打硬仗那種精神出來，提高我自發活動的熱情，絕對反對那些教授們來牽我的鼻子。其實那些飯桶也沒有那個配來牽我的鼻子。

這樣，我該也能夠加快的找到一條我應走的道路吧。

啊，我這個可憐的迷途之鳥！

十四日

在同學們中，夠得上我敬重的，實在不多，特別是和我同房間這幾個，我幾幾乎沒有一個不討厭！

我們的哲學家——張淡吾，一向總是擺着那張冰冷的面孔，一個人自己溜自己的道兒的，他常常可以三五天在矜持的幽默中，如殭尸般的不和任何人搭一句虛白，即使有時高興說幾句，也總是玄之又玄妙之又妙，常令人不可測度的，你一和他提起人事，他就冷笑搖頭，彷彿人類社會的許多問題，是和他漠不相關的，他彷彿是一個超人，是我們這一個世界的夢遊者。

存疑呢，一提起他我的心又沉重了，他時時都被矛盾的思想焦炙着，他幾幾乎沒有一天不在歧路上掙扎徘徊，他是太聰明而又太苦惱了，他的臉上沒有半痕年青的光輝，滿肚皮痛快淋漓的牢騷一發出來，有些地方實在夠令你驚異！

鐵肩彷彿天生來是他媽一條鐵牛一般，他不知地厚天高，除了打球賽跑跳高而外，他似乎不知道還有些什麼其他的人間事，一個人能夠把腦經煨煉得這樣簡單，真是夠多福了。

曹道心，這紈袴，實在開心得還可以！昨前天晚上，因天雨去上海不便，他竟在

寢室裏打開留聲機，抱着凳子大跳其舞來了。

淡吾存疑的生活行爲，我不論是怎樣的對他們不滿，都還可以原諒他們，盜心鐵牛這一對寶貝，我實在一瞧見他們就有點作嘔！

其實，在同學們中，胡俊和如淵，我都很喜歡，不過，又有好久沒有同他們談天了。

近來我這人真懶。

十五日

胡俊和梁警世來約我去找潘先生替我們開一個自修書目，當我們走進潘先生書房裏的時候，他正靠在那兒的寫字檯上，皺着眉頭，現着很不舒服的樣子。

看年紀，潘先生不過才四十左右，但他的頭髮却有些發白了。他的眉邊額角劃着許多皺紋，眼睛有些近視，鼻樑上架着一幅鋼絲鏡子。

他一見跨進門去的是我們，臉上的笑紋便展開來了，他立身起來招呼我們坐，我

們也就很隨便的坐下。

胡俊剛坐下就立起來對潘先生說明了我們的來意，潘先生點了一下頭，很快意的答道：

——很好！你們這種課外的活動，我很贊成：前兩天沈如淵也來同我談過，說打算找一些同學組織一個社會科學研究會，不曉得他同你們談過沒有？

——如淵同我們都商量過的。

胡俊爽聲的這樣回答，梁警世睜了一下小眼睛，也笑着補上一句：

——將來還要請潘先生經常的指導我們呢！

潘先生拍了兩下布袍子上的煙灰，笑着說：

——那我一定要來帮忙的，我從前不是對你們說過嗎？我是一個講堂主義的反對者，如果大學教育，單靠教師們上講堂，編講義，那大學教育只有破產的，又何況這一個年頭，教授們的思想自由也都要遭受到嚴厲的限制，做學生的倘使不自動的提高自

己的研究興趣，鬼混着一張文憑，又有什麼用處呢！

說到這裏，潘先生的臉上突然陰鬱起來了。

——是的，所以我們很想請潘先生指導我們：我們究竟應該怎麼樣去自己研究？我的心都被潘先生說熱了，我的話還沒有得到他的回答，胡俊便大聲的搶嘴問道：

——不是聽說最近教育部要審查各教授的講義嗎？

潘先生陰鬱着的臉上，皺紋越發劃得多而且深了。他蹙着眉頭，慢吞吞的答道：

——有是有這樣的說法，雖說還沒有看見實行，不過昨前天的教授會議席上，防止青年思想惡化的訓令却到了！

胡俊一聽到這消息，好像給誰迎頭打了他一棍樣的，連忙問：

——教務長的態度怎麼樣？

——不消說教務長和訓育長都是堅決加倍的反對這訓令的了！

警世冷笑着說了這樣一句反話，把大家都惹笑了，笑後大家都片時的沉默着。

過了一會，潘先生又才很感嘆的說：

——中國的事情真難說，像我這樣一個沒用處的人也都要感到呼吸的困難了！難怪稍稍有點勇氣的人，大都是在苦難的掙扎中過日子，我老實對你們幾位同學說：你們要想到講堂上，書齋裏求真理是很困難的，在這樣的年頭，真理不會在合法的講章裏存在着，自然，這不是說你們不該自修，不該研究正確的理論，相反的，你們正應該加倍的努力自修，下一個最大的決心，在三五個月內，把你們所處的世界，所處的中國社會，有一個初步的正確認識，要不然的話，時代的進展既不能容許你們久坐在書齋，即使你們久坐在書齋，像中國這樣的學校教育，恐怕於你們也會一無所得，你們要我來幫助你們，那不成問題，你們要看什麼書，我這裏多的是，你們儘管來借就得了。

潘先生說得很興奮，臉都發紅了。我跟着他手指的地方看去，只見滿屋裏都有大

堆大架的中外書籍堆起。就連床腳下也都堆滿了。

大家都被潘先生的話所激動了，當我們拿着自修書目告退出來的時候，大家都在沉默中咀嚼他的話。

十六日

胡俊氣沖沖的跑來同我談社會科學研究會事，我質問他：爲什麼不早點來告訴我？

他說：如淵早就要他來徵求我的意見的，可是他因爲太忙了，所以今天才來。

——那我們今天就好好兒的來談一下吧。

我說。

他用手一揮，答道：

——今天不行，我馬上就要走，我還有好多事，明後天我們開談話會的時候再談吧，我實在太忙了，真他媽的糟糕之至！

說罷，他身子一轉，氣沖沖的又跑了。

十七日

下課後，瑞瓊談笑着，要我陪她到校園裏走走。

我自然從那天聽了麗霞的話以來，心中總是那樣說不出來的不自在，那天就想找瑞瓊談談的，不知爲了什麼，幾次走到了女生宿舍，我又拖着腳，折了回來。

今天是她來找我來了，當然，我很快意。

我們坐在一株柳樹下的草地上，溫和的風，吹着瑞瓊的捲髮，她出神的望着前面樹上的那一羣小鳥，心裏好像在想什麼樣的，手在無意的摘着地下的綠草。

我微微的笑了一笑，先問：

——你哥哥走了沒有？瑞瓊！

——昨前天就走了。

——這回你哥哥來，玩得更有趣吧？

——沒有什麼。

她的答話總是那樣冷冷的，她的頭還是沒有掉轉來看看我。

我心裏有些忍不住，我大着胆，終於把我要問而又不放問的話問了：

——這回你哥哥的朋友也來了嗎？

她心裏好像突然震動了一下似的，一撒手擲去了手中的碎草，掉轉頭來望了我一眼，短脆的答道：

——來了，怎樣？

——怎樣！我不過問問吧了，有什麼怎樣不怎樣。

我忽然感覺到我的臉上有些發燒，我裝着笑了。

瑞瓊好像已經看透了我的心思，馬上改了口氣，媚笑着，柔聲曼氣的說：

——你不高興我同我哥哥的朋友一塊兒玩嗎？

我該怎樣回答她呢？我只好大聲的笑了。

她接着又說：

——你笑什麼呢！

我說：

——我沒有笑什麼，我只覺得你太會說話了，你這樣一問，倒反而把我弄得不好意思起來。

——爲什麼會不好意思！

她追上一句，我接着說：

——你想：我有什麼資格敢不高興你呢！

她的臉紅了，紅得那樣的可愛！

——你這人才真會說話。我不高興同你談。

她瞟了我一眼，從地上跳了起來，我也立起來同她肩併肩的走了。

隨着春風，送來了一陣陣的香氣，我分別不出：那是花香，還是粉氣，我心裏好

像有些醉意了，我和瑞瓊談笑着，向茅亭那面走了走。

.....

瑞瓊究竟對我好嗎不好呢？

我的心裏被一些問號（????）割得稀爛！

十八日

三點鐘時候，胡俊來，引起我向校外左側方的野外走。

穿過許多碧油油的麥田，野外的桃柳，含着媚笑在歡迎我們，胡俊笑嘻嘻的，嘴裏打着哨子逗鳥叫，野樹上的小鳥有好些都應聲的叫起來了。

——不壞，你這一套在那兒學來的？

我說。他却很自誇的答道：

——這是我的拿手戲，小孩時候，我就常常這樣，在我們家鄉的山裏逗鵲子。

於是，他又很高興的和我吹了一頓他家鄉的很美麗的風景。

從風景一吹，又吹到女人身上來了。吹了一陣女人，他忽然微笑着問我：

——喂，炳生！你同那位密斯很要好嗎？

我心裏嚇了一跳，笑着問：

——那位密斯？

——哈哈，你看，你騙我幹什麼啦，那位，那位密斯劉瑞瓊啦！

——瞎說！我和她不過是一個朋友罷了。別要亂造謠！

——我當然不造你的謠，不過我看你們好像很親熱的樣子。

他直冲冲的頂了我一句，我裝得很正經的問他：

——你在那兒看見我們很親熱？

——我昨天同如淵在校園裏親眼看見的，你們這樣肩頭挨着肩頭的走（他聳了一

下肩頭，學着我們走了兩步），那還不算很親熱嗎？哈哈，老朋友！你瞞我幹嗎！

他掉轉來在我肩頭上拍了一下，笑着向前躡了幾步，我被他這樣一說，臉都像紅

了。

我說：

——你這人真是少見多怪，同一個女朋友走走，那有什麼稀奇呢！

他聽了我這樣一說，突然住着腳，收了笑容，正色的對我說：

——老實對你說：炳生！我希望你們僅止是朋友，像那種 Bourgeois（資產階級）的女人，老實說，像我們這種窮小子當着，實在吃不消的！

胡俊的話，雖說頗有幾分道理，但我心裏却感到有些不自在，總覺得這位直率的朋友，未免有些失言。

穿過一大片金黃色的菜花田，胡俊引着我拆進一所公館裏的草場裏，那公館冷清的，聽說主人翁做官在京，只剩下一個常常打瞌睡的看守人在那裏。

當我們穿過樹籬，走進草場裏去的時候，如淵已經同一個女同學早到那兒了。

這女孩子我不大認識，年紀很輕，似乎不過十八九歲的樣子，人生得長長的，頭

髮很短，比起張淡吾的獅鬃來，恐怕至少也要短五倍，臉上沒有堆得有脂粉，皮膚黃黃的，兩腮現出健康的蘋果色，她生得有一對濃眉，一雙明耀的大眼，身上穿的，雖說是一套藍布衣，一雙平底皮鞋，但她却生氣勃勃具有一種樸素的美。

經過如淵的介紹，才知她叫朱文英，一個新聞學系的同學。

過了一會，梁警世也帶着一個矮胖胖的傢伙折進草場裏來了。

我們一齊在草場上圍坐着，溫和的微風裏，蕩漾着醉人的花香，流散着清新的草氣，大家都覺得很快活的樣子。

人已經來齊了。

如淵掀了一下他鼻樑上架着的近視眼鏡，臘黃的臉上放着光彩，他很高興也很嚴肅的開始發言了。他從痛罵學校教育的腐敗起，一直到我們有組織社會科學研究會的必要止，滔滔不斷的說了快到半個鐘頭，把大家的熱情都激起來了。

好幾個人都發表了許多贊同的意見，那女孩子也打着湖南腔，很興奮的說：

——我們只有研究新興的社會科學，才能找到一條思想上的出路。

許多好的話都被他們說完了，我沒有發揮什麼，我只提出一個組織問題來，要大家討論。

我的話剛完，那矮胖子便接了過去說：

——我覺得：首先第一我們便應該嚴密自己的組織，不能讓那些投機份子攢進來！……

胖子的話還沒有『暢所欲言』的發揮透澈，警世聳了一下肩膀，乾咳了一聲，便截着了他的話：

——當然，來者不誤的『拉夫主義』我們是要反對的，可是每個研究會的會員，都要他能夠百分之百的正確，那我也不敢贊同。

——沒有誰說各個人都要百分之百的正確，你似乎聽錯了我的話！

胖子開始反攻過來了，警世做出滿不在乎的樣子，劃了一根火柴來燃紙煙，映了

兩下眼睛，然後才冷笑着說：

——我沒有聽錯你的話，你自己大概不覺得，你的話中，確然有那樣一種『關門主義』的傾向。

胖子又想要發言，被那女孩子一嘴搶過去說了：

——讓我說幾句好嗎？我覺得投機不投機，關門不關門，都是次一等的問題，我覺得首先我們得決定的：是我們介紹會員的標準。大家想想：究竟要怎麼樣的人才夠加入我們的會裏來呢？我覺得，他不僅要富於研究興趣，而且還得有實際去幹的精神！……

——這意見我贊成！他媽的那些能說不能行的學院派的書呆子，我最討厭！

胡俊很興奮的做了一個手勢，我也覺得那女孩子的話，談得很漂亮，

你一句，我一句的，我們的談話會，整整的開了兩點鐘，最後如淵很嚴肅的在做

結論的時候說：

——大家努個力，至遲在本禮拜六，我們成立大會，一定要把牠開成功。
今天已經禮拜三了，我還得去活動幾個人呢！

二十日

明天我們的成立大會就要開了。真糟糕，我還一個會員都沒有活動到！

我曾經從側面去試探過淡吾，他沒有表示贊不贊成的意見，只在鼻子裏冷冷地笑了一聲。

去正式徵求存疑的意見，他却白着眼睛，皺着眉頭，焦着面孔，抓着腦袋，反問我：

——你覺得這樣的會，真能替我們研究得出一條思想上的出路嗎？

我說：

——至少總比我們個人瞎撞瞎碰要好點。

他沉重的搖了一下頭，說：

——恐怕不見得吧！

於是，我縮了腳，再不想同他們談。

可是這拿怎麼辦呢？

去找找瑞瓊嗎？但是胡俊那傢伙，又說過她是一個 Bourgeois 的女子！

不行的！

可是這拿怎麼辦呢？！

二十四

昨天大會的情形，真使我興奮！特別是潘先生那沉痛的演講，更激起了我無限的共鳴。

潘先生在煞尾的時候，很興奮的對我們說：

——各位同學得認識：真理的勝利，是要用血的代價來換取的。天文學的地動說，現在差不多連小孩子都是知道的了，然而在十六世紀的黑暗時代，却被斥爲『邪

說』，『異端』，地動說的首倡者，却被那時反動的宗教勢力，活活的燒死！現在，自然科學的苦難時代雖說已經過去了，可是社會科學却正在這一苦難的時代中掙扎着，許多擁護科學真理的人，都遭受到摧殘，和迫害，特別在咱們這中國，有些地方甚至只要在你家裏搜查着一本社會科學的書，就有被殺頭的危險！這可見，我們不擁護真理倒吧了，倘使真要擁護真理的話，那我們每個人都得準備着犧牲！……

會散後，真引起我無限的感想：

我覺得，這兩三年來，我都是在黑暗裏摸索，我曾看了不少人著的書，也曾聽了不少名人的演講，好多人對於現狀大概都是不滿的，可是中國應該走向那兒去呢？却又各有各的路線了。

路線給我劃得多，却越把我的腦經弄糊塗了。

這幾年來，我都在黑暗中徘徊，現在我雖大概認明了方向，然而，眼前我所最需要的，却似乎還在深刻的去看清楚朝着這一方走向的路線。

二十四日

『明燈』是新聞學系的趙國維主編的壁報，今天第一期出版了。好多同學在那兒圍着看，內容除了替學校吹捧的新聞外，最令人看得有味兒的，是那一篇：『女同學生活素描。』

那篇文章有這樣的幾點較最精彩：

——二十日，我校皇后，在先施公司參加國貨時裝表演，觀者達千人，后態度極雍容，裝飾又華貴，自左至右，慢步繞台一週，雷鳴般之掌聲，幾將壁間玻璃震碎！是日，隨從侍者，爲英文系三年級之柳君。

——二十一日，晨，柳君侍后，在運動場拍網球，午後，數宮女伴后，在音樂室練彈歐洲名曲：『Sweet Heart』。

——二十二日，禮拜日，后返愚園路公館，晚有伴其家人酣舞於聖喬其訊，大世界之名媛競選，后亦參加，且有奪得『上海小姐』之榮譽望，我校千餘同學，均應一致

起來，預祝我校皇后勝利也。

這是皇后的『起居注』，其中還有拍捧麗霞的地方也不差，說麗霞的英文話說得怎樣的好法，跳舞音樂又是如何的高明，她是怎樣的長於交際，又怎樣的富於感情，在趙國維的筆鋒下，麗霞簡直成爲全校唯一無二的摩登女子去了。

『明燈』，就是這樣一座『明燈』，我也看得冷笑！

二十七日

研究會決定我在政治學組負責，并且要我擬一個『政治學研究大綱』。

初初，我還有些茫然，不知道怎樣擬法才好，後來去請教如淵和潘先生，他們開了些參考書給我，我才多少有些把握。

這兩天我正在加緊讀：State and Revolution和Leninism。

我的大綱至遲到明天晚上就要交出去呢，真急煞我也！

二十九日

在收信處，我碰見了麗霞，她冷笑着，把收信簿遞給我，對我說：

——我請你看點東西！

——你請我看點什麼？

我說。她把簿子翻了幾翻，指給我：

——你看吧！

我一看，才是瑞瓊的掛號信的記錄，簿子上紀得很分明：差不多隔不了兩天。南京又有一封來信！

——南京來的信，不很多吧？

她很俏皮的說，我心裏一驚，裝做滿不在乎的樣子，答道：

——這和我有什麼關係呢！你專門去注意別人家這些事幹什麼？

——你還才曉得嗎？我這人一响就是好管閒事的，只要和你沒有關係那就得了，

心緊什麼呢！

她的話說得更俏皮了，我簡直被她弄得不好意思起來，我找不出一句適當的話來回答她，只好笑了一笑，陪着她，離開了收信處。

我們走到了校舍旁的一塊草地上。她摸了一方手巾來鋪在地下。要我陪她坐一坐。

我怕她再扯到這一個問題上來，於是，我先問她：

——你看見趙國維們辦的壁報嗎？

——沒有，那上面說了些什麼？

——他在壁報上捧你呢！

——捧我？捧我點什麼？

我於是一五一十的告訴了她，她聽了却不領情，反而撅起小嘴唇罵道：

——這傢伙真無聊！

——哈，你看，你這人才不識抬舉，別人在捧你，你還要罵人家。

——誰稀罕他捧我！

——噫，難道你們的感情破裂了嗎？

她白了我一眼，很正色的反問道：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你們不是很要好的朋友嗎？

——誰和他是很要好的朋友！我最討厭他這個不要臉的東西！

看神色，麗霞不是說來開玩笑的了，這是爲了什麼呢？前些時他們不是常常在一塊兒很要好的嗎？這個悶葫蘆我真猜不透了！

於是，我也只好把談鋒扭正一點，我說：

——是的，我看趙國維那傢伙，確有些不正派，你最好少同他往來一點。

——我本來很少同他往來的，前些時，是他厚臉石皮的死死的把我釘着，也只好敷衍他一下子，那曉得那傢伙才是那樣一個無恥的東西，誰還高興再同他來往！

春天的陽光，把麗霞的臉晒得緋紅，她穿着一件玉色的夾綢旗袍，襯映着，顯得特別的嬌艷。

頓時，我心裏激起了一片愛憐的念頭，總覺得像她這樣聰明的一個人，那樣糊裏糊塗的生活下去，未免太可惜了，所以，我對她說：

——那很好，我很希望你的生活從此能有一番改變！

這話好像很刺耳似的，她用異樣的眼光釘了我一下，冷冷然的反問道：

——你希望我的生活怎樣變法呢？

我只好不客氣的對她說：

——最好少浪漫一點，多多的注意一點中國的許多實際問題！

——哈哈，你這種話，最好拿去對瑞瓊說吧，她就不照着你說的幹，至少也覺

得你真不愧是她理想中的英雄，我，謝謝你，即使地球馬上就要粉碎了又關我什麼鳥事呢！

她的笑聲，脆響得像一塊打破了的玻璃，她一步從地上跳了起來，瞟了扭着腰肢，向宮裏走去了。

我悵然的望着她的身影，氣惱得連氣都吐不出來。

四月一日

如淵和胡俊來，同我商量辦壁報事，我表示很贊成。

我們討論了半天，結果決定壁報的內容：採取嚴厲的批判態度。時事，校政，學生生活我們都要接觸到，同時也想介紹我們每次研究的結果。

討論到快完的時候，胡俊突然想起一個問題來，他說：

——糟糕！什麼都討論好了，可是我們的壁報却還沒有登記的資格啦！

——要怎樣才算有資格？

我出奇的問，胡俊睜大了眼睛說：

——你還不知道嗎？訓育處的規定：至少要有五十個人才可以出壁報！

——這是什麼話！

——他們想出來的花樣還多的是啦！

——那可怎麼辦呢？

我氣憤憤的問，胡俊用手一揮，說道：

——誰去管他媽的登記不登記，老子們還是辦老子們的！

好，我們就這麼幹下去吧！

如淵一面要我們趕快發展組織，來突破學校當面這一壓迫，一面決定在五號以前

一定要集稿。

大家高高興興的吹了好大半天，他們才走。

三日

鐵牛和道心，今天晚上又是很夜深的了才回來。

存疑和淡吾都睡着了，我因為寫壁報上的文章，寫得昏昏沉沉的，一時睡不熟，

所以，他們一回來，就把我鬧醒。

照例他們是在舞場裏喝得醉醺醺的，倒下床去以後，照例他們又要吞着口水，批評一頓誰抱着的舞女美。

吹來吹去，不知幾時，他們又吹到麗霞的身上來了：

——喂，鐵牛！你知道嗎？密斯黎同趙國維的感情破裂了啦！喂，好小子！機會來了，再進攻吧！

——誰還高興再去和那樣的女人糾纏！他們破裂不破裂關我鳥事！

——哈哈，你看你這傢伙還有點兒『三週六小時』！(一)你知道他們這次破裂的原因嗎？

(註一)即醋意。

——我不要知道！

鐵牛不要知道，我却急於要知道究竟是什麼原因，所以我把頭伸了一下，把耳朵

峭起。

——好傢伙，醋勁何必這樣的大呢！你好好兒的聽着：真是一篇小說材料啦，你聽了，一定開心得要死！

——那你就說吧，別儘在那兒東挪西扯！

——哈哈，我怕你這傢伙真不要聽啦！你才在假癡假呆！

——媽的，你這樣再扯下去，真不要聽了，究竟爲什麼破裂的？你說！

——好，你聽着吧！好幾天以前，我在北四川路的一家咖啡館裏碰着小李，這小子，你知道：他是常和趙國維混在一起的，他突然笑着對我說：『趙國維同密斯黎鬧翻了的事，你曉得嗎？』我說：『我不知道。』他又笑着說：『說起來趙國維這傢伙真無聊啦！』我再三追問他，他才說出來，他說，密斯黎這個女子真有些神祕，隨便那個男子同她接近，她總不十分拒絕人對她獻殷勤的，可是你真要熱烈的同她要好的時候，她心裏却很冷的，她從不居於被動地位，她高興怎樣就怎樣，她高興和你跳舞就

跳舞，Miss就Miss，可是她不高興的時候，那怕你跪在她面前，把心挖出來獻給她，她可以毫無情面的一脚把你踢開的！這樣一個個性強的女人，你想趙國維這小子碰着，怎樣熬得住呢？聽說有天晚上，趙國維同她到南京看過電影，到大滬去跳過舞，後來又到一家廣東館子裏去喝得醉醺醺的，時間已經不早了，回校恐怕太遲，於是趙國維這小子就同他去開旅館，旅館開好後，趙國維這小子不消說心花怒發的，以爲這回總可以得手了，她媽的，那曉得密斯黎才不那個，不那個都還不說，聽說趙國維這混蛋還吃了她幾記耳刮子！就從那天晚上以後，他們就扯破了臉，誰也不高興理誰了！……

聽到這裏，我心裏悶猜了好幾天的謎，才被曹道心給我點破了，可是我很奇怪也很痛憤，奇怪的是：麗霞既那樣隨便，又爲什麼那樣殘酷？痛憤的是：最高學府的大學生，爲什麼竟流氓化到了這樣一步田地！

四日

胡俊來收壁報稿的時候，我拉着他同他說麗霞前幾天罵我的事情，我要他對於這個神祕女郎，發表一點批評的意見。

他用一種很嘲笑的态度，望了我一眼，很冷淡的說：

——你要我去批評這樣的女子，對不住，我沒有那樣的有閒！不過，我總覺得你的階級觀點總還不十分堅定！

這話有點兒打着我的痛處了，我心裏很不自在的問：

——你何以見得？

——那不是很明白的事體嗎？你去希望一個 Bourgeois 的女人改變她浪漫的生活，你真活見了鬼！

胡俊提高嗓子，大大的吼了我一聲，捲起稿子氣沖沖的就跑了。

我被他的話打來悶着，好大半天都還透不過氣來！

六日

我們的壁報：『前進』，終於在昨天出版了。

胡俊的時事批評，一開口就是：『兩個世界的對立，』接着又是一句：『資本主義的第三時期，』我看後，覺得未免太『八股』一點。

還是如淵的文章做得好，他痛斥學校的苛捐雜稅太多，他責問每年的建築費收去，爲什麼連廁所都不修理好一點？他又說學生應該有思想和擇師的自由，學校當局不應該把沒有學問的私人，硬弄來當飯桶教授……他的文章做得真好，一字一句都能令人感動！

我那篇『國家論』，是一篇帶研究性質的文章，我總覺得做得太死板。

有兩篇散文很不差，一首不知是誰做的歪詩也很好。那歪詩題名『獻給摩登姑娘，』劈頭一段便是這樣：

『姑娘！請脫去你那粉紅色的春裝，

高跟鞋換上籃球鞋吧，

別再塗脂抹粉的做起那種妖模妖樣！」

我看了，真覺痛快，難怪旁邊有一個同學，竟看得喝起彩來。

我們的壁報一貼出去，圍着看的同學非常多，下午我去看，竟有人寫着幾個字在報紙邊上問：

『請問：投稿投到那點？』

我們都高興極了，昨天晚上如淵同警世來同我商量第二期的內容，大家歡天喜地的決定再進一步的向學校進攻，同時開始對無聊的『明燈』挑戰。

那曉得今早晨胡俊跑來通知我，竟說我們的壁報被訓育處撕了！

我氣得暴跳，跑去一看，只見撕剩下來報紙邊上，被人用鉛筆批着『這是反動份子辦的』幾個字在上面，旁邊又還有一張訓育處堂哉皇哉的佈告貼在那裏。

佈告上指斥我們的壁報『未經登記，不合校規』，并說：『以後如再有此種不法行為，查出決即嚴辦不貸！』

我真氣得鬼火直冲，很想跳上去將那佈告撕成粉碎！

七日

這兩天我們都被壁報被禁的事苦惱着。今天午後，我們又跑到郊外去商量應付的辦法。

大家都很氣憤，特別是胡俊，眼睛裏都像要氣得流出火來。他氣狠狠的對我們說：

——訓育處的佈告是嚇不退我們的，我們還得要繼續進攻，他撕儘管撕他媽的！他撕一張，我們出一張，撕兩張我們出兩張，看他把我們怎麼樣！

警世睜了一下小眼睛，起來駁到：

——這不是辦法！如果我們照胡俊所說的幹下去，那我們非找兩架文章機器來擺起不可！否則邊貼邊撕，我們一定會弄得來馬仰人翻的！

如淵掀了一下近視眼鏡，釘着警世問道：

——那末，照你的意見應該怎樣辦？

——我的意見，只有設法使牠公開存在才對。

警世的話剛完，胡俊早在一邊咆哮起來了：

——我反對這種『右傾』的意見！警世的話，聽起來很漂亮，實際上完全是被訓育處嚇退了的表現，我還是堅持我的主張：撕，讓他媽的撕吧，我們還是繼續幹下去！

警世聳了一下肩膀，瘦削的臉上打了一個冷笑，又想起來駁胡俊，結果被如淵制止着了。

如淵要我和朱文英發表意見，我說：

——我也是反對胡俊那種瞎衝辦法的，我以為我們應該趕快發展組織來衝破學校當面的壓迫。

那女孩子也很贊成我的主張，她說：

——我們只要發展到了五十個人，什麼問題都沒有了，到那時學校當面就要來壓

迫，也把我們沒有辦法的，所以，現在空話別要多說，大家來討論：我們的組織究竟要怎樣才可以發展！

大家很熱烈的爭論了好大半天，最後如淵主張：第一，加緊發展我們的組織，除了個人活動而外，決定請一知名的社會科學家來校講演，藉此我們多多的吸收會員；第二，壁報還是積極的幹下去，馬上開始準備第二期，如果我們的會員一時不能吸收到五十人，不合法的出版也不要緊，第三每篇文章的內容都得充實，技術應該注意，別拿怕人的『紅』字眼來嚇人！

如淵的結論，大家都同意，只有胡俊還在那兒氣憤憤的，心裏好像有點兒『不敢苟同。』

可是他有什麼辦法呢？大家都是這樣的決定了。

九日

早晨剛起來，就看見鐵牛喝了牛奶，就在那兒穿球鞋，待我跑下樓去，到處都在

哄傳着我們學校的足球隊，今天早晨同華夏大學拚球的消息。

九點鐘的時候，球場上早也被人堆滿着了。嘩鬧聲在四圍的空氣中震盪着。

我是好久沒有看過拚球了，反正今天早晨又沒有什麼重要的課，所以，我也跑進了球場上的人堆中去看拚球去。

我去的時候，球剛剛開始拚，華夏隊的前鋒很不差，在前十五分中，他們總聲勢威威的，在我們的陣中衝殺，好在担任中衛的鐵牛很得力，左擋右架的，打出了幾個危球，結果前三十分鐘，總算才失敗一個。

我們的球隊失敗後，許多觀戰的女同學臉都氣青了，尤其是拉拉隊的隊長曹道心氣得捶胸蹬腳，磨拳擦掌的好像要找誰動武的樣子。

後三十分鐘開始，我們的陣線已經改變過了。鐵牛調去打前鋒，自己的部隊完全改編過。

比賽剛開始，鐵牛接着一個球，掃蕩着，向前衝了去，華夏隊的戰士們搶上前去

截攔他，被他一拐一扭，一擋一衝，一霎眼，竟被他一馬當先的衝進了內衛線，華夏方面的戰線頓時起了動搖，兩個戰士挺身而出直向鐵牛猛撲過來，鐵牛將身子向下一蹲，一掃腳將球向左側方架了過去，輕捷而又迅快的猛力一脚，虎的一聲，球如鐵彈般的破門而入了！

曹道心率領着的拉拉隊，像海嘯般的狂噪了起來，一個個手舞足跳的像喝醉了酒的蠻人一樣，狂笑着，歡叫着，就像要倒在地下去打滾的樣子。

女同學的喧聲，更像一羣鵲噪，紅紅綠綠的手巾在空中揮舞着，許多水汪汪的眼睛都釘着她們心眼兒中的英雄鐵牛，看樣子，有幾個竟好像恨不得抱着鐵牛來跳一個天魔舞！

戰鬥又繼續開始了，華夏隊知道了鐵牛的神勇，因此，戰鬥剛開始，他們便派了三員驍將把鐵牛緊跟着，不管鐵牛跑到什麼地方，他們都站起一個三角形把他包圍着，鐵牛在這種圍攻的形勢下，無法施展他的神威，所以打到快要完結的時候，兩邊

一進一退的，都還未分勝負。

曹道心急得發火了，對着拉拉隊大罵起華夏的混蛋來，拉拉隊的勇士們受了道心的煽動，都不負氣，一個個咬牙切齒的也在憤罵華夏的無恥。

看看就快完了，當鐵牛繞着邊兒走近拉拉隊的時候，曹道心叫了一聲鐵牛說：

——上！鐵牛，管他媽的，上了來再說！

鐵牛只望了他一眼，還是在那邊兒上繞着，并不上上去，拉拉隊中的許多人同樣的鼓勵他，他還是那個樣子，只對他們點了幾下頭，也并不十分起勁，可是一到他看見了女同學們狂舞着的手巾，聽到了她們激勵着的嬌語，這小子就像給誰在心中猛打了一針的一頭雄獅樣，昂着頭，飛滾着，衝進敵人的陣線裏去了！

他東奔西跑，橫衝直撞的到處去搶球，結果被他截着一個，架起就向前跑，那三員驍將橫馬上前圍着他，被他身子一扭絆倒了一個，掃蕩着，又向前跑，自己的幾個前鋒，也一齊衝上了前線，鐵牛得了這一聲助，更能奮展他的神威，飛撲着，看看又

快要衝進了內衛線，那三員驍將看勢不對，一齊向鐵牛圍攻過來，鐵牛一擰身把一員驍將絆滾去了五尺遠，緊接着那球一閃，就被他打進去了。

華夏隊的戰士們連着拉拉隊，一齊狂噪了起來，他們不依，認爲鐵牛打倒了人，該受罰，打進去的球，不能算數！我們學校裏的球隊却認爲這是無理的抵賴，嘲笑華夏不值價，輸不起，於是，雙方口角起來。評判員跑出來調解，絲毫無效，惡罵聲比流氓吃講茶時撕破了臉還要鬧得凶，吵得響！

曹道心一見這種情形，滿肚皮的高興都被打消了，他比挖了他的祖墳還要痛憤，率領着一千人馬，氣憤憤的衝進了球場去。

素來胆小的宮主們，今天不知是那來的勇氣，也大都撅起小嘴，像鬧林的麻鵲一樣，排着密集隊，鬧嘈嘈的衝進去把敵人包圍着。

華夏方面的拉拉隊，并不示弱，也叫罵着，一陣跑步衝進了球場。

雙方的陣勢都擺好了，球員們一個個磨拳擦掌的站在最前線，叫罵聲的高度，簡

直可以直冲牛斗！

還是我們的鐵牛英雄，他放了第一砲，一伸手就打倒了一個敵人，於是乎，半空中騰起了一片吶喊聲，於是乎，球場上開始了一場劇烈的混戰！……

等到學校當局趕來彈壓下去的時候，有好多人的頭都打破了！

我氣悶悶的走出了球場，耳邊彷彿有人在一疊連聲的問：

——他媽的！這就是我們的所謂運動！

十日

今天我同如淵去見教務長，對他說：我們打算去請一個社會科學家到學校裏來講演，他慢吞吞的取下他嘴上的雪茄，反問我們道：

——你們打算去請誰來講演？

——打算請王樸文。

這名字使他吃了一驚，（因為王樸文是一個知名的左傾學者，）他摸了一下長長

的八字鬚，吸了一口雪茄，再問：

——你們打算用什麼名義去請他？

——打算用政治系的名義。

好在如淵搶先的答覆了他，不然的話，我差點就把我們研究會的名義說出來了，要使說了出來真糟糕，因為研究會還只是一個沒有在訓育處立案的所謂不合法的團體。

老滑頭悶了一下，才慢吞吞的答道：

——我看還是不要在外面去請人講演的好。

——爲什麼呢？

我釘着問，他望了我一眼，反問道：

——學校裏多的是好教授，豈不方便得多嗎？

——我們學校裏的教授，常常都可以聽到他們的講演的，所以我們想到外面去請

一個人來講演，也好多增加我們一些知識。

我這樣委婉的反駁他，他却眉頭一閃，很斬切的對我們說：

——也好，你們一定要請外面的人來講演，我也不反對，不過要請什麼人，不能由你們決定，學校可以替你們去請！

如淵見勢不對，連忙轉個灣，說：

——我們也不一定請外面的人的，只要學校裏的教授們願意，當然很好。

老滑頭緊張着的臉，突然鬆下來了。他噴了一口雪茄，答應我們隨便在校請那一個教授都可以。

我們走出來後，如淵搖了兩下頭，微笑着，很感嘆的說：

——這老傢伙真厲害！

——是啦，假如你剛才轉灣得不快，那他卻真去替我們請一個混蛋傢伙來，你把他又有什麼法子！

——現在我們可不怕他了，我們決定請潘先生來講一次。

——是的，我也是這樣想，那就請你去同潘先生說一聲吧。

如淵點了一點頭，於是我們分了手。

十二日

二十八日，是我們學校的二十週年紀念日。學校決定要大大的紀念牠一番，今天教職員學生共同組織了一個籌備委員會，學生方面，趙國維也居然當了選，神氣來些的在總辦公廳走來走去。

我去問如淵，我們對這一個紀念會的態度怎麼樣？他皺了幾下眉頭說：我們反對是沒有用處的，參加，自己的力量又弱，最好我們有個劇團就好了，可是，現在組織恐怕已經來不及，同時也沒有人，真是糟糕之至！

我又問他：難道我們就讓那些傢伙鬼鬧一場就算了嗎？他掀了一下眼鏡反問我：你覺得有什麼辦法？我說：我們至少也得設法參加牠的編輯委員會才好。如淵好像很

悲觀樣的說：能夠參加自然好，可是依我的估量，恐怕就能參加也沒有什麼用處。我對他的話有些懷疑，我問他何以見得，他很用力的對我說：

——難道你還不曉得我們學校是那派人包辦的嗎？

這一說。我才有些恍然。

十四日

昨天，潘先生在講演的時候，聽的人真多，大講堂裏都快要全被擠滿了。

潘先生講的題目是：『國際政治經濟的新形勢』，他說明了『兩個世界』的對立，說明了『第三時期』的一般特徵，說到後來，他突然用煽動的口吻預言在最近的將來，將要在太平洋上爲了瓜分中國問題爆發起帝國主義的戰爭，他要每個同學都應該在這一嚴重時期中，投身到大衆的隊伍中去刻苦的奮鬥！

同學們爲他的演詞所動，掌聲似雷鳴一般的響了起來，如淵趁着這一機會，立起來號召組織研究會，頓時報名入會的就有三十一個人，連同着以前的二十二個，我們

已經有五十三個會員了，我們還怕什麼！

忙了一個下午，我們把壁報趕好拿去登記，結果，今早晨貼出去的時候，除了那兩首新詩而外，差不多每篇都被訓育處橫一筆豎一筆的塗滿了黑杠子。

而且，聽說如果接連三次都是如此，輕則受警告，重則還要遭封禁呢！似乎，我們的歡喜都未免過早了一點。

十五日

瑞瓊今天突然叫茶房送封信給我，我拆開來一看，上面寫道：

『你近來爲什麼對我這樣的冷淡？你不知道，我這些時日以來，心裏真痛苦極了！星期日你能同我到虹口公園去玩玩嗎？……』

真的，近來因爲忙着研究會的事，每回碰着瑞瓊大半都是隨便談了兩句就開跑，想不到她竟因此而傷心起來了，這真罪惡！

我立刻回了她一封信去解釋誤會，并答應她，星期日一定抽空陪她到公園裏去

玩。

十七日

這幾天，曹道心就像發神經樣，一天到晚都在學着梅蘭芳做貓叫！

早晨一爬起來，臉都還沒有洗，他就要在床上演習一番。

情形大概是這樣：

他醒了以後，一脚便踢開被條，一蹲身跳起來立在床上，屁股吊起，肩頭歪起，腰幹扭起，兩手捧起，那麼樣一嫵一嫵的，口中默念着『玉堂春』的貓腔，從這頭走到那頭，又從那頭嫵到這頭，然後將身子輕輕的向下一縱，一個飛步跳下床來，很激賞他這輕捷的一跳的，是鐵牛提高嗓子的一聲喝彩：『好！』

跳下床來以後，情形又有些兩樣了：我們的房間已經變成了他的臨時舞台，鐵牛那破鼓般的喉嚨也做了他的肉絲絃子，他拖着拖鞋，一轉身走到門邊，鐵牛那破而且粗的肉胡琴便狂拉起來了，他扣上板眼拖起貓叫般的聲音，一歪一扭的嫵起來，嫵了

一陣，娘得差不多了，於是他一手端着面盆，提高嗓子，大大的在房裏繞一個圈兒，鯉魚掙灘般的奔到門邊後，他還要打一個俏眼，然後才大笑着，跑下樓去。

鐵牛却早已經笑滾倒在床上去了。

我究竟還是笑好嗎，還是氣好呢？——沒有辦法，我這兩天只好朝圖書館裏跑。

十八日

今天在圖書館裏碰見存疑，他突然焦着面孔跑來和我招呼，很誠懇的對我說，他很想同我談談。我說很好，於是我們走到後面的一個窗口前去立着。

我看他眉頭緊緊的鎖着，好像心裏很苦痛的樣子，我便很關切的問他：

——近來怎麼樣？精神好點了吧。

——好什麼，還不是那樣子。

他聽了我這樣一問，臉上焦得更難看了，我於是把談鋒掉轉過，想使他心裏安靜

一點。

——那天潘先生的講演你去聽嗎？

——我去聽了的，就因為我那天去聽了潘先生的講演，所以弄得我一連幾晚上沒有睡着過。

我真奇怪了，追問他道：

——那是爲什麼呢？

——說起來話長吧！

他長長的噓了一口氣，臉上冷然的現了一點笑紋，可是一轉眼就不見了。眉頭又是那樣的緊鎖着。

這把我弄來越發摸不住頭腦了，我只得出奇的再追問他：

——究竟是爲什麼呢？

——究竟爲什麼，恐怕幾句話也難說得清楚，不過，事情是很明顯的，像我們這一階層的人，離滅亡的時候，大概是很近的了，我個人看得很清楚：特別是那天聽了

潘先生講演的時候，更令我深切的感覺到，這是歷史的命運，沒有辦法躲閃的，要就大着胆兒，面向着光明，不然的話，那就只有一天天朝着滅亡的道路上走！

他的話說得很嚴肅，可是我聽去却好像他在玩弄哲學的字眼一般，頗有幾分費解。我於是對他半勸半問的說了一句不着邊際的話，我說：

——許多事情我們是不能用宿命論的眼光去看的，我總覺得你應該把精神振奮起來才好！

——你的話是不錯的，可是我想你大概還不知道我的家庭背景。

——是的，我一點兒都不知道，你能告訴我你的家庭究竟是怎麼樣的一個家庭嗎？

——我好久就想告訴你的呢，對你說，我家裏是一個說大不大，說小却又不小的地主，我父親是一個極精明的人，家裏一切大小的事情都歸他管理，年紀已經五十六七了，精神却還很康健，我們家那些佃戶最怕他，他要我們那些佃戶怎麼樣便怎

麼樣，幾十年來沒有誰敢反抗他的，我大哥在家裏一天到晚當大少爺，喂馬啦，養鵓子啦，打獵啦，一天到晚沒事幹，就幹這些玩意兒，我二哥的鴉片却吃來只剩一層皮子包骨頭，一天如果沒有一兩熟煙膏子，簡直就會要他的命！我家裏，除了我父親母親，就是這些廢物，而這些廢物，一年四季所消耗的，又有那一點那一滴不是我們那些佃戶的血淚！可是現在中國的情形却不同了，背上背着『血債』的人，是沒有法子逃跑的，我對於我那兩個哥哥，那到沒有什麼，可是對於我的父母，我却爲他們感到悲痛！但這有什麼辦法呢，這差不多是歷史的大悲劇，是沒有法子可想的！我個人看得最清楚，但我却拿不定我應該走那一條路，我究竟該向什麼地方走呢？是的，那兒有光明，我該大着胆兒去的，不去的只有滅亡，只有沒落，可是我只要一想起我的家庭，一想起我的父母，我的心却又在矛盾中苦痛起來了，我究竟該向那兒走呢？我爲什麼不大着胆兒向我該走的地方走呢？朋友！這便是我的問題，我的悲哀，我的苦痛！

存疑抖着聲音，差不多快要說得流出眼淚來了，我連忙去緊緊的握着他的手，鼓勵了他一番。

我勸了他一陣後，他說我的話他很能理解的，最後他苦笑着和我分手的時候，他說還要讓他去思索一下子。

十九日

清晨，我伴着瑞瓊走進了虹口公園。

太陽已經穿出了雲堆，和煦的光，落在樹梢頭，照在草地上，露珠一點點的，在那兒閃着光亮。

花叢中噴出來的香氣，很清新的在空氣中蕩漾着，蝴蝶一對對的像迷醉了樣的，在花間樹上追來逐去的飛舞。

瑞瓊穿着一件湖色的夾綢旗袍，外罩着一件粉紅色的春大衣，慢步在春風中，依然顯得她是那樣的端麗。

我陪着她繞過池旁，穿過幾株楊柳，向右面的木橋走過去，我們在那清溪旁的一張椅上，併肩的坐了下去。

瑞瓊的神色，在我看來，確與從前有些不同了，從前，她真像一朵盛開着的明艷的花，你要在她身上去發現憂愁，那是不可能的，她的臉上總隨時都是那麼樣的充滿着少女那種特有的微笑。可是現在，不知怎的，我却在她那明媚的眉目間，看出她純潔的內心裏，深深的隱藏着憂愁，在她的面龐上，總很難看出從前那種逗人熱愛的媚笑。

這是爲什麼呢？

一想到這個問題，我的心都要發抖了。我有點兒不願接觸着這一個問題，所以，我陪着她玩了半天，總是談山說水的怕向這一方面說下去。

在椅子上坐了一會，她忽然問我：

——你近來好像很忙樣，忙些什麼？

道：
我把我忙的情形告訴了她，并且對她抱歉，請她原諒我近來很少陪她談天。
她淡淡的笑了一下，隨即又消逝了，接着，她心裏好像很苦樣的，嘆了一口氣說

——我看你對於人生好像很樂觀樣的，我近來却感到有些煩厭！

——爲什麼呢？

說到這裏，我再不想迴避這一個問題了，我大着胆兒追問她一句。

她眉頭蹙了一下，很快切的答我：

——沒有爲什麼！

——我想不會沒有原因的，究竟爲什麼呢？難道我都不好對我說嗎？

——沒有什麼原因，總之，我覺得人生有些無聊！

她的頭垂了下去，神色顯得更憂鬱了。

我不便再追問，又不知道用一句什麼話來安慰她的好，我的心都劃亂了，結果還

是找不出一句話來，我只好陪着她，默然的坐着。

微風吹着她散在椅上的捲髮，她頭靠在椅背上，凝神的望着長空，輕噓了一口氣，心裏好像很苦痛的樣子。

時間在我們的沉默中溜了去。

在沉默中，許多雜亂的思緒，一齊湧上我的心頭，我記起了麗霞對我說過的一些話，也想起了南京方面對她來的快信之多，我想來想去，總覺得我和瑞瓊的前途，結果恐怕終於難免要演一幕悲劇。特別是我想起胡俊對她的批評和對我的忠告的時候，我心裏更是那樣說不出來的痛苦。

自從我同瑞瓊相識以來，直到今天，我們雙方雖說都還沒有什麼熱愛的表示，可是我們的感情，却顯然的已經深入到了初戀的時期，平時，我真不知享受過她幾多溫情的慰安，消受過她許多親切的愛撫，幾年來的學生生活，在智慧上，雖說沒有得到什麼大的進步，在思想上，雖說在我心裏頗曾激起過許多煩惱，然而，在愛情上，我

却深深的感覺到，在溫馨的空氣裏，消受了一些難忘的幸福。

現在我們的愛情却到了嚴重的時期了，瑞瓊雖說沒有明言，那是再明白沒有了的，她正在爲我們的愛情而痛苦，依我的判斷，她也許在嫌棄我，也許已經有了新的愛人，感到了內心的矛盾……想到這裏，我真不忍再想下去了，我昂起了頭，也向着半空，長長的嘆了一口氣，

這一聲嘆氣似乎把她驚動了一般，她掉轉頭來望了我一下，顫聲的問：

——你嘆什麼氣呢？難道你心裏也有什麼痛苦嗎？

我苦笑了一下，很斬切的答她：

——沒有！我從來不大曉得什麼叫做痛苦不痛苦，你剛才不是說我很樂觀的嗎？

——你別嘴硬，我想你總有一天會嘗着痛苦的味道的！

我只對她笑了一笑，沉默又在我們之間流動起來。

她依然把頭靠在椅背上，憂鬱着，出神的望着天空。

過了好一會，她才折轉身來對我說：

——下半年，我恐怕不能在這裏讀書了。

我好像突然被人刺了一下似的，心裏大吃一驚，顫聲的問道：

——爲什麼呢？

——我哥哥要我轉學到南京中大去。

——你贊成嗎不贊成呢？

——我當然是不贊成的，不過，我哥哥也有他的理由。

——你哥哥怎樣說法？

——我哥哥說：近來中大辦得很好，也不怎樣鬧學潮，同時家裏的人也大半都在

南京，母親常常都在想念我，我一個人在上海親友也不多，一個人難免不感到寂寞，

所以要我下半年一定轉學到中大去。

——那末你究竟決定了沒有呢？

——沒有！

——你捨得上海嗎？

——上海有什麼捨不得！不過……

——不過！不過什麼？

——你這人問話真討厭！你一句句的追問我幹什麼？我不高興和你說！

我向她陪了一個小心，要求她好幾次，她才說下去：

——不過，我恐怕到了南京以後，我個人的生活上說不定要惹起一些煩惱！

她臉兒紅紅的，愁雲鎖着她的眉尖，她望了我一眼，頭又偏在一邊去了。

這還不說得很顯明嗎？我的心裏痛抖着，我悶悶的，不說什麼話，只覺得臉上有
些兒發燒。

沉悶了一會，她好像發覺了我在爲她的要走感到不安，於是她突然變了態度，隱
去她眉目間表現出來的憂愁，微笑着，要我陪她到裏面去走走。

她挽着我的手，緊緊的靠着我的肩，穿過草場，向左邊的音樂亭前走了去。

在走着的時候，她微笑着對我說，下半年究竟轉不轉學到南京，她還沒有決定，倘使就真的轉了去，也沒有問題，她絕不會因為離開了我，心裏就疎遠了我的，又何況我也可以跟着她轉去的呢！她又說，她的哥哥因為過於愛她，有時也許不大十分了解她，可是她却絕不會因為她哥哥對她的不十分了解，搖動了我們間的友愛關係。所以，她很誠摯的勸我，別要因為她走不走的問題，引起了半分煩惱。

她的話，一句句的打動着我的心，她是多麼的聰明，多麼的伶俐，而又多麼的可愛啊！

.....

爲了這一個問題，我今天晚上很夜深了都還睡不着覺。

二十四日

這幾天來，我因為心緒不甯，整整的有好幾天沒有寫『日記』了。

今天胡俊來，同我談了好大半天的話。

第一，他告訴我，我們的壁報因爲接連三期，內容都不純正，已被訓育處訓令停刊，今後要想繼續出版，恐怕只有採取不合法的辦法。

第二，他對我說，五月快來了，研究會應該加緊工作，特別是『五四』和『五五』，我們更應該有特別的表示。

第三，他批評我，說我小資產階級的意識還很濃厚，有時不免要害害『寒熱病』，這種劣根性，他認爲是最應該克服，勸我得特別注意，同時他又還說我從前雖然拿過褶頭，現在學院派的派頭却很十足，也很誠懇的勸我努力改掉。

第四，他說下半年他的家庭決不能供給他讀書了，他現在在找職業，不過恐怕百分之九十九找不到，但他也不怕，到找不到職業的時候，他決定進工廠。

胡俊走了以後，我自己檢查了自己一下，覺得他批評我的話都是對的，要是我不再痛改，真是自甘沒落了。

二十六日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奇奇怪怪的夢：

我夢見，我同胡俊警世一同在一個鄉村裏，我們都是一色的農民打扮，背上背着破草帽，身上穿着舊青衣，腳上蹬着粗草鞋，褲子捲到跨上，赤露着兩條醬色的泥腿。我們彷彿在一塊兒墾荒地，大家手裏都拿着鋤頭，吐着氣，一鋤一鋤的在那兒挖地。

又好像我們那地方的山水很美麗，山是青幽幽的，水是綠澄澄的，山上生得有野蕙，水上放得有魚舟，看牛孩子那種清脆的山歌聲，常常在兩山之間，一唱一和的飄出來，在田野的空中到處流動。

我們正工作得起勁的時，忽然看見遠遠的走來一對很摩登的男女青年，他們穿着很整潔的獵裝，手裏拿着黑得發亮的長槍，很英武而又很甜蜜的趕着四條高頭獵狗，向着我們這兒身後的山上走了去。

漸漸的，他們走近我們的面前來了，狗在我們的四圍亂叫着，那女孩子的頭是向着右面的山的，我只看見她那長長的俏麗的背影。

那男子的面目很英俊，白白細細的，很有點紳士派頭的味兒，彷彿是在什麼地方的外國衙門裏做官兒的樣子。

他走近我們的面前，便很洋氣的脫下他的帽，點了一個洋派頭的頭，尖聲尖氣的問道：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問問各位先生：從這兒上山去的路，怎樣走法？

胡俊停下鋤頭，很不高興的望了他一眼，粗聲大氣的說：

——從這兒向東，穿過那石岩，再向西轉，走到山脚下向着那茅草路走去就行

了！

那男子點了一點頭，說了一聲：『謝謝』後，又問：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再問問各位先生：那山上有老虎沒有？

胡俊鏢了他一眼，斬切的答道：

——你要來打老虎嗎？多的是啦！

那男子一聽到這話，吃了一驚，槍從他的肩上滑了下來，囁嚅着說：

這個，這個……假如有的話，也想打打。

一聲尖厲的冷笑，從我的身後拋了過來，警世的腰笑彎了下去，四隻獵狗也一齊狂叫起來了。

那男子臉兒羞得紅紅的，身子折了轉去，那女人好像受了一驚，連忙把身子扭了轉來。

這是怎樣一回事啦！

那不是瑞瓊嗎？怎麼她會跟着這樣胆怯的人到這裏來呢？她是幾時嫁給他的啦？

啊，瑞瓊已經丟棄了我！……

妬憤的火，在我的胸中燃燒着，我渾身抖着，幾步，跑到她的面前去。

我抖着聲音，叫了她一聲，她好像認不倒我一般，睜大眼睛，上下打量了我一番，身子一縱，奔向那男人的胸前去，放聲的驚叫了起來：

——啊，這野人，這流氓！這是從那兒來的混蛋東西！我怕，我怕，我怕啦！
啊，你看，你看他要打我！……

這真奇怪了，瑞瓊爲什麼竟會這樣的無情呢，我氣得鬼火直冒，緊抓着鋤頭，破口大罵道：

——你嫁了闊人就認不到我了嗎？哼，像你們這種女人！

——這是什麼話？

那男的厲聲的斥罵我，指頭向我指了幾下，我的鬼火冲得更厲害，我是再也忍受不住了，我罵了他一聲：『你媽的！』立起一鋤頭栽去，可是一轉眼，不知怎的，瑞瓊在前，那小子在後，早已飛跑去十幾丈遠了！

我才想拔腳追上去，誰知胡俊却一把上前來抓着我，口中厲罵道：

——你在發昏嗎？你想追去幹嗎？

一聲尖厲無比的冷笑聲，又從我身後拋過來了，我掉頭去一看，警世却指着我，在大聲不斷的冷笑。

那笑聲差點把我的心魂都笑落了，我本不想再向前追去，可是我一看，前面跑的瑞瓊和那小子却在對我現出矜持的微笑，我真火極了，我一掙身擺脫了胡俊，拖着鋤頭，飛跑着，向前奔了去。

笑罵聲，一陣比一陣尖厲的從我身後拋過來，我的心魂都快要被那種聲音震落了，我本想掉回頭來，可是我還是在拚命的向前飛趕！

獵狗在向我狂吠，我幾鋤頭打跑了他們，看看就要追上那小子了。

我胸中妬憤的火在燃燒，我只想一鋤頭把那小子打成肉醬！

後面那尖厲無比的笑罵聲又拋過來了，我心抖着，抖着，不敢掉轉去望望他們，我差點就想哭出來了。

那小子離我很近了，狗在狂叫，我緊緊的捏着鋤頭。

那小子離我更近了。

突然——

轟的一聲，我的耳中聽到了槍聲的震炸，我一看，我的胸前正在噴湧着鮮血，我恍恍然的有點維持不住，我向後一揚，倒了！

.....

一覺驚醒起來，才是一場可怕的怪夢。

二十八日

今天是我们學校的二十週年紀念日。

大門口紮着一架高大牌坊，各宿舍，各堂廳門前也都全掛着彩，不消說，宮門口更佈置得特別精緻了。

早晨九點鐘，正是『北宮開禁』的時候；還沒有到八點半，『宮』門前早已經有三五

成羣的人在那兒『恭候』了。

他們都穿着筆挺的西裝，皮鞋揩得漆亮。領子燙得雪白，頭髮梳得溜光，一個個好像得做新郎一般，眉飛色舞的在那兒你推我打的嬉笑着。

九點鐘到了。

『進宮！』好像有什麼人在那兒這麼樣的高叫一聲，於是一大羣一大羣的，開始拖着甜快的笑聲，拚命向『宮』裏湧。

我站在大禮堂的門前看着，差點就失聲的笑起來了。

正在這時候，胡俊不知從什麼地方跑來重重的在我的肩頭上拍了一下，笑着說：

——你還立在這兒幹嗎？難道你愛人的『香巢』你都不去觀光一下嗎？

——什麼愛人？你又在胡說！

——一點兒也沒有胡說，我警告你：你要使再不去，謹防你那位密斯將來懲罰

你！

——你這傢伙說這些，是不是要我陪你進去走走？

我受不了胡俊的嘲笑，開始向他反攻，可是他眼睛一白，却又縱聲的笑道：

——你陪我去？哈哈，那你倒不如陪我到舞場裏去的好！

他笑着，在我面前打了個轉身，揚起他的藍布長衫，大步大步的就向圖書館那面走去了。

一陣陣的甜笑從『宮』中飄出來，無數閃着黑光的頭，還在向裏面湧，我究竟還是去嗎不去呢？

胡俊的嘲笑使我心裏受着微傷，我想了一下，拔起腳就朝大禮堂的後面走。

穿出禮堂，剛剛走過一片草地，突的，我看見瑞瓊迎面走了過來，她一望見我，帶着幾分憂容的臉上，笑了。她老遠就嬌聲的問我：

——你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害我到處找你。

——對不住得很！

我笑着說，和她握了一下手。她挨了我的肩頭一下說：

——走吧！我陪你到我們的宿舍去看看。

——恐怕擠不進去吧。

——爲什麼不把你打仗的勇氣拿出來呢？

我失聲的笑了。她挽着我的手臂向前帶了幾步，我不睬胡俊那傢伙嘲笑不嘲笑，只好跟着她走。

我們從人堆中湧了進去，她領着我，在樓下繞了一個圈兒，我所看見的許多『宮主』們的房間，沒有一間不裝飾得異常的整潔，只不過『宮主』們大都跑光了，剩下來
的還只有十幾個任招待的女同學，專門招待着自己的那物兒 (Lover) 在那裏跳來跳
去。

『宮』內的人聲很喧囂，那聲音我有些形容不出，像打碎了的酒杯，也像敲啞了的
破鼓一般，震得我的耳心都有些發痛，在宮樓下繞完了一轉，她又笑跳着引我上樓

去。

剛剛上樓，恰巧碰着麗霞帶着幾個男朋友跳笑着走下樓來，我很不自然的對她點了一個頭，她報我一個冷笑，不大睬我，拖着她的男朋友就跳下樓去了。

走過許多雅潔無比的房間，許多房間裏都充滿着男女混雜着的浪笑聲，那聲音聽起來，有些令人討厭。

再向左轉過去兩步，瑞瓊告訴我：皇后室到了，我探過頭去一看，只見室裏空空，一切的陳設，都顯得非常的華貴，就是很整齊的伏在床腳下的落角裏，那三雙精巧的高跟鞋，也在隱約中發着各色的閃光，很矜持的在那兒擺着。

我身子剛折轉來，鐵牛和盜心已經擠過來了，我沒有睬他們，只挨着瑞瓊向前走。

走了十來步，瑞瓊的房間到了，她笑着招待我進去坐，我已經擠得有些吃力了，跨進去，我就在窗子下面的一張小椅子上坐下。

我向她們的房間看了一眼，覺得這房裏的一切陳設，雖沒有皇后室那麼華貴，却來得特別精雅。尤其令我注目的是：那三張小小的寫字檯上，都放有一張外國影星的照片。一張是俐琳甘許，她正張開她的淚眼，望着窗外蒼茫的半空，金黃色的長髮披散着，好像在不勝哀愁的樣子，另一張是嘉寶，她悠然的立在一個海邊，頭昂着，神祕而又深沉的醉眼，凝視着在波濤上展翅穿飛的海鷗，海風拂動着她的長裙，她投身在自然的懷抱裏，顯得異常的淡然而自在。還有一張却是美男子雷門諾伐羅了。他穿着一身華麗的戎裝，手撫着佩刀，騎士般的昂頭向前看，神彩奕奕的日光，在釘視着對面的一座危岩，彷彿他只要一聲虎吼，就可以把對面的岩石震落下去。

我正看得出神的時候，瑞瓊端了一杯茶過來，笑問我：

——你目不轉睛的看什麼？

——我看你們房間裏的裝飾。

——比你們那牛欄總要好點吧。

——那當然囉！我們怎麼可以同你們這些宮主們相比呢。

說到這裏，大家都笑了。

我又問她：同住的兩個同學的性情志趣怎麼樣，她說兩個都是英國文學系的，一個是詩人，很崇拜中國的李太白，法國的喬志桑，新舊詩都做得不差，就是牢騷多得很，她的詩常常做來自已看，不大喜歡發表，還有一個却是王爾德的崇拜者了，她歡喜裝飾，常常穿得紅紅綠綠的，自己覺得很美，也能寫寫短劇，做做小詩，人很活潑，達觀，對於戲劇有特別的愛好，今晚上游藝會演的『莎樂美』，就是她的女主角。說到這裏，我又問她：爲什麼今天她們一個都不在，她說，一個去排習她的劇去了，一個却一大清早起來就溜去了吳淞海邊，想逃避這次極無聊的煩擾。末了，她又還帶着批評的口氣說：這兩個人的性格，差不多是極相反的，一個很孤僻，一個却很活躍，同着這樣的兩個人相處，在她是非常覺得有趣的，照她的意見，一個人太孤僻了也不好，太活躍了也不對，能夠適中就好了。

說到這兒，我和她打了一個賭，我說：

——你讓我猜猜，我一定猜得出，這三張寫字檯，那一張是那個的。

——好，你猜吧，你猜出了，我請你吃巧格力。

——真的嗎？好！你聽我說：那張放着嘉寶的像的，一定是那位孤僻的女詩人對嗎？那張放着雷門諾伐羅像的，一定是那位王爾德的崇拜者，是不是！其餘的一張，那自然是我們的『憂愁小姐』了。

——不行，你難道還不曉得我也是崇拜雷門的嗎？

我截着她的口，爽然的答道：

——可是你現在却掉來崇拜俐琳甘許去了，對不對？

她臉上現了一痕苦笑，走過去拿了一包巧格力送到我的面前來，說：

——這是我早就和你預備好的，我沒有輸給你。

——不管輸嗎贏，只要我有吃的就得了。

我口裏嚼着巧格力，掉頭從窗外望去，無邊的綠色迎上我的眼簾，望了一望，漸漸的，心裏竟有些不自在起來。

我在這兒坐起幹什麼呢？我嚼着巧格力責問我自己：那不是太無聊了嗎？我於是立起來要走，瑞瓊不好苦留，她只好陪着我走下樓去。

我們剛跨走下樓，我就看見警世從外面跑了進來，他看見瑞瓊緊緊的挨着我在，他小眼睛一睜，對我做了一個怪相，就冲上樓去了。

在宮門前的草場上，我和瑞瓊分了手。

午後，在大禮堂開紀念大會，除了飽聽了一頓名流學者的『訓話』而外，最難得的是我們的博士校長也光臨了，而且來做了主席，講了許多仁義道德，這應該大書特書一筆的。

我聽了一半就想從人堆中逃出來，挨着我坐的存疑說這樣走不好，我心裏煩燥得好像過火焰山樣，一直吃了三四個鐘頭的苦頭！

一到晚間却更熱鬧了。

六點鐘時候，游藝會已經開幕，嗶嗶嗶的大鑼大鼓聲，轟震得門窗都在發抖！我跨進去一看，只見一個身穿紅衣的女人，手和頸上都鎖着一把長枷，正在那兒拖着貓叫般的聲音，一妞妞的跟着一個拿棍子的老頭兒，在邊走邊唱。

我仔細一聽，才知道演的是『大審蘇三』，我向前擠了幾步，對台上看了好一會，才突然想起演蘇三的，是曹道心那寶貝！

會場裏擠得滿滿的，掌聲比打雷還要拍得響。

我聽不慣那貓腔，也看不慣那妖形怪狀，我氣沖沖的跑出了會場來。

燈光照得如同白晝，特別是『北宮』門前的五色雷光，在散射着耀眼的奇彩。

我在草場上繞了好一會，向着前門走去，一個人的粗壯身影，從右面橫閃到我的面前，我掉頭一看，才看出是胡俊。

——喂，我正在找你，來，這是你的一份！

胡俊氣沖沖的從肩下取出一包東西來塞給我，關照我今晚就要送掉，我很高興的對他點了一個頭，他又匆匆忙忙的挾着自己那一包就走了。

我挾着那包東西，再向前門走，鑼鼓聲還在發狂樣的震鬧，我心裏煩燥得快要作嘔。

我剛要走到前門的時候，我忽然聽了前面傳來了一片鬧嚷聲，我幾步跑過去，只見門外擠滿了百好幾十個鄰近的農民，他們大都穿着藍衣圍裙，焦黑着面孔，帶着許多光頭赤脚的小孩子，想走進門來看大戲，却被我們的同學把他們擋着了，他們一再懇求放他們進去，有些少爺火了，彷彿認爲他們一進來了，就會有污學校的尊嚴，所以大聲粗氣的在那兒嚷着趕他們走。

我走過去和那幾位同學交涉，要他們大胆的歡迎那些農友進來，一個白白淨淨的小子，白了我一眼，兩句話就和我大起衝突，我差點就請他媽的吃一頓拳頭。

我幾步跨出到大門外去，電燈突然熄了。

我知道快要大放煙火。

鑼鼓聲也忽然停了一下，人很嘈雜的從會場裏大批的湧出來。過了一會，炮聲響了，接連着幾百枝火箭拖着無數細小的紅星，向黑茫茫的天空直冲，滿天飛着火星，射着火箭，煙火撒滿了天空，紙炮的炸裂聲在倒處震吼，歡躍的人聲，更沸騰到了極點。

這正是我好送東西的時候了，我想。於是我身子一轉，溜進了人叢中去。……煙火停後，游藝又開始了。當話劇『酒後』開幕的時候，我已經同如淵擠進了會場。

演『酒後』的女主人翁的是麗霞，她的表情還不差，當她走去 Miss 她丈夫的朋友的時候，那味兒真夠，難怪台下的掌聲把我耳心都震動了。

『莎樂美』，演這一劇的女主人翁的，我已早知道是瑞瓊同房間那位王爾德的崇拜者，當她那很肉感的姿容一出現的時候，我親耳聽到有好多人在叫好，叫得特別響

的，不消說是道心鐵牛和趙國維。

如淵看完了『莎樂美』的第一幕，很焦急而又很嚴肅的問我：

——你覺得這兩個劇怎麼樣？

——當然壞透了，不過技術還不錯，有幾個演員也還演得可以。

他聽了我的話，眉頭皺了一下，反駁我道：

——你這種看法是不對的，我們不能把戲劇的內容與形式分開來看，沒有問題，這兩個劇都是他媽的百分之百的藝術至上主義的劇本，這回我們真糟糕，一點兒都沒有預備，白着眼睛看他們在上面散迷藥，真是糟透了頂！

我從來沒有看見如淵有今天這樣着急，這樣懊悔，我也覺得我們今天做了『尾巴』了。

戲還沒有看完，我們已經跑了出來，遠遠的我看着一個瘦長的人影，在草場上站着，走過去，我發見是淡吾。他正噴着紙煙，仰首望天，我們那沉重的脚步聲並沒有

驚動他，他真像一個宗教家般的，正在那兒虔誠的對上帝作禱告。

戲場裏的掌聲震響過來了，我們都覺得那掌聲好像得向我們示威樣，心中氣憤得不住的打抖！……

我們就是這樣的過了這個二十週年紀念日。

二十九日

早晨。已經到九點鐘了，社會學教授還不見到，於是我們有好幾個人都挾着書本，走出了講堂。

在草地上，我碰到胡俊，他做起那種不大瞧得起人的樣子，對我冷冷的笑了一笑，說：

——昨天在『宮』裏玩得很愜意吧

——當然不壞。

他一聽到我這樣答應，鼻子一掀，噴出了一聲令人難堪的冷笑，我像給誰痛罵了

一頓似的，心裏實在忍受不住了，我辣聲的問他：

——你這是什麼意思？

他非但不改變他的態度，反而變臉變色的大聲的說道：

——什麼意思嗎？沒有什麼意思！不過，我覺得你這傢伙的小資產階級的脾氣還真得很！

我真氣得吐火，我氣憤憤的說：

——你說我的卵！我是一個小資產階級就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我從來不會裝假正經的！

——誰在裝假正經！你看你說這話，是不是在耍你小資產階級的脾氣！

他拍了一下手中拿着的書，白着眼睛釘了我一下，我更氣不過了，我說：

——是的，我在耍我小資產階級的脾氣，你要怎麼樣？

——我要怎麼樣？……哼！……

他鼻子一掀，又打了一個冷笑，他竟不和我多說，突然去招呼着對面走來的一個我不大認識的同學，兩個人悄聲細氣的，好像得商量密祕事一般，說着就走了。

我真氣得氣都抽不轉來。

三十日

胡凌對我的批評，真使我受了非常大的刺激！

自然，他的話也常有些過火的地方，譬如說同女人往來往來，在『北宮』裏去參觀了一下，這就叫做小資產階級的表現，我是打死也不承認的！不過在有些地方，我却不能不承認他批評得十分正確。

在黑暗中摸索了兩三年，現在總算是看見了一線光明了，可是，我雖接近了光明，但我却還沒有堅定的意志和不撓的勇氣，去爲了要實現那光明，不顧一切的向前幹去。

我自己反問我自己：

我有胡俊那樣單純奮勇嗎？我不是還有一些學院派的味兒嗎？我近來的思想雖說有些轉變，可是我的生活呢？……

如淵前幾天對我說得好：『真理不是拿來嵌在腦袋裏做裝飾品的！』我從前打仗時候的勇氣在什麼地方去了呢？

這樣下去，他媽的，恐怕真要沒落！

五月一日

今天是勞動節。

一清早起來，我就聽到許多同學說，講堂上，圖書館裏，到處都散滿了傳單。

我心裏笑了一笑，埋着頭向講堂上走，今早晨頭一課是必修的『黨義』，已經上課好一會了，可是我走進去的時候，座位還空得多得很。

講了一會，座位空得越多了，我向四面八方看了一眼，胡俊和如淵們都不在，我心裏有些着慌，也想抽着一個方便，溜出門去。

恰巧這時候，樓板上起了一陣搓腳聲，好多同學都在暗笑，教授先生的臉頓時變得像火烤了的一樣。

突然，有一個打着廣東官話的同學立起來問：

——先生！今天是什麼日子？

——今天是勞動節，你問這話是什麼意思？

那位同學打了一個冷笑，說：

——我嗎，我想問問先生，照道理講來，勞動節這一天，該不該休息？

——當然應該休息。

——好的，那就請先生休息一下再講吧！

這話一出，頓時，講堂上引起了一陣喧囂，好多同學都大笑着，一齊吼起來！

——贊成！今天請先生休息一休息！

一陣笑聲，把臉上帶着苦笑的教授送出了講堂，同學們一個個歡天喜地的也一齊

湧了出去。

走到草場上，我聽到後面有一個女子的聲音在叫我，我一看，是瑞瓊，我笑着，走到她的面前去。

她的臉上現着憂容，嬌聲嬌氣的對我說：她想同我談談，我看看手上的表，已經到九點鐘了，我只好告訴她，我還有要緊事得幹，對不住，恕我不能奉陪。

我和她分手後，幾步便跑出了校門，抬頭一看，校門前的情形已經就有些兩樣了。

馬路前面的警察。已經加了雙崗，平常，那些拿着短棒兒的傢伙，照例是要佔着打瞌睡的，可是今天却煞有介事的，槍上把刺刀都加上了。幾個類似包探樣的大塊頭，擺着長袍大袖就在學校附近溜來溜去，一見有同學出去，便把眼睛掉過來釘着，有些挾着書報的，還會被他們緊跟一長段路。

我不睬那些探警，幾步便跳上一部公共汽車，坐了一會，我跳下來，轉了幾個

灣，便到了一個工人區域。

高高的天空中還有許多煙囪，在噴着大股股的黑煙，在石子砌成的窄路上，有不少三五成羣的短衫工友，擺開大步，在向前急走。

走了一會，走到一個廣場前了，場中堆滿了六七百人，我幾步擠進了人堆中去，放眼向四面一看，只見大多數都是穿着藍色短衣的工友，間或也看見一些學生，在人堆裏穿來穿去。

我望了好一會，才看見如淵，我走過去，好多同學都在那點，他們一看見我，大家都會心的笑了。

只有胡俊却傲然的對我說：

——我還以為你老兄又不曾來呢！

——可是我却來了啦！

我氣狠狠的答他：他却改了態度，笑着在我肩頭上拍了一下說：

——那就很好啦。

我們都不說什麼了，有好多工人還在陸陸續續的向着廣場上湧進來，人數越堆越多，千百隻燃着戰鬥的烈火的眼睛，都向廣場中心的一張方棹擺成的主席台上望着。

十點一刻的時候，一個五一紀念籌備會的工人代表在台上大聲的宣佈開會了，緊接着便是報告，演說，提案……熱烈而又沉痛的，都能激動着每個羣衆的心，雷鳴般的掌聲便一陣又一陣的響起來，全場的空氣，都表現得又緊張，又嚴肅。

會正開在起勁，突然有十幾個巡捕，氣狠狠的擠進廣場裏來，羣衆鼓着掌，提高嗓子叫：『歡迎！歡迎！』，有幾個傢伙笑了一笑，反而不好意思動手了，另外有幾個却怒眉怒眼的，在那兒望着。

一會，羣衆列着隊衝出廣場去了，傳單在街頭紛飛着，口號聲如激浪般的狂吼起來，我們有好幾個同學，手挽手的排成一行參加在人堆中間，也一陣又一陣的大聲的狂叫着。

剛經過一條馬路，對面兩部紅色汽車飛一般的橫擺在我們的面前來了，七八個馬巡趕上來攔着我們的去路，三十幾個巡捕，在幾個外國捕頭的督率下，向我們的隊伍直撲過來！

口號聲在熱烈的狂叫，隊伍仍向前面衝。

領頭的幾個有兩個人被捕了，一大羣的工人憤罵着，圍了過去，想把被抓去的奪回轉來，那西捕頭見勢不對，下了一道命令，巡捕的手槍都舉了起來，把圍過去的人，惡狠的瞄準着。

示威的大隊，開始混亂起來，有些人開始在逃跑，更有大多數的人在叫罵，胡俊同着幾個人跳來跳去的大聲的呼叫着，想整理好隊伍，後面却又有十幾個馬巡向我們猛力的衝過來了。

這樣一來，隊伍便起了大亂，憤罵聲，喊叫聲，狂吼聲，一齊混雜着鬧了起來，有些人在拚命的跑，却有不少的人在揀起石頭泥塊對着巡捕打過去！

我被擠跑到了一家破茅屋邊，過了一會，人已經全被衝散了，如淵和胡俊已不知下落，我氣憤得心裏打抖，一個人摸回了學校來。

二日

如淵今天碰見我，說起昨天的情形，大家心裏都還有些憤憤。

一提起研究會的事，他更把眉頭皺得緊了。他對我說，現在研究會的情形真糟糕，許多工作都還沒有幹起！他說譬如昨天，至少我們的壁報總應該出一期的，可是却沒有誰高興把牠編起，再說到行動，五十幾個人中，昨天能夠到的，却又寥寥無幾。他說這種情形，如果再容許牠繼續下去，學校當局就不想方法來壓迫，那我們也自己宣佈了這個團體已經死滅！

這情形是非常的嚴重的！他說，眼前只有我們這幾個人多賣點氣力才行，因此，他要我至遲明天晚上一定要把『五四』專號編好。

我對他說：我們的壁報不是被禁了嗎？他說：管他媽的，現在我們只好採取非法

行動！

說罷，他把他的近視眼鏡掀了一掀，說他還有許多事堆着得辦，匆匆忙忙的就走了。

如淵走後，我個人悶坐着，想起了一些事情，我覺得，這幾月來，我的進步總算是很大的，我在潘先生的指導下，很系統的看了許多書，在和如淵胡俊們的探討中，我更知道了一些新的東西，而且開始把我腦袋裏這幾年來裝着的殘渣掃清，開始向着新生活的路上走了去。

這些好處是誰給我的呢？我不能不說：都是在研究會裏學習得來的。
可是，我們現在的研究會却弄得半生不死的去了，我再不賣力，真是罪惡！

三日

我把壁報編寫完後，已經很夜深了。

道心鐵牛照例還沒有回來，存疑淡吾都睡着了，只有我一個人，在室中走來走

去，神經還很興奮。

第一個在我腦中打擾不清楚的，是唯物辯證法的問題。我今晚在看稿子的時候，我就發現了一篇署名馬列做的分析『五四』的文章，全文還不到六百字，就有十六處寫着：『這是正確的唯物辯證法的觀點，』或『這是反動的非唯物辯證法的觀點，』我一連看了五六次，把頭都看昏了，還是懂不到他說的是什麼，其實，辯證法的三大公律，我頃得還不算錯的，可是一要把牠運用到許多實際問題上來，却弄得我有些頭痛了。

譬如前幾天一個同學就對我發表了一些妙論，他說，『對立物的統一』這個原則最好把兩性問題來解說，是非常之巧妙的，他說男性和女性很顯然是『對立』的，所以，他們非『統一』不可，這不是很淺顯明瞭的道理嗎！

我當時一聽這話，就覺得有些不妥，可是我總想不出一句適當的話來駁他，碰巧警世在旁邊聽着，他却眯着小眼睛縱聲的笑了。他說：

——這真是天才的解釋！真妙極了，爲什麼呢，因爲男女兩種『對立物』，不僅要

『統一』，而且還要『鬥爭』，還要『發展』呢，女子的肚皮大起來，不就是很好的明證嗎？

警世的話，說得大家都笑了。可是一直到今晚我把『五四』紀念的論文做好的時候，『唯物辯證法』，我一想起總就有些頭痛！

四日

今天是『五四』紀念日。

學校不准放假，只說午後一點鐘，在大禮堂開會紀念。

早上十點，我走過禮堂的旁邊，看見木架上一共貼出了三種壁報：

一種是『明燈』，第一篇趙國維的紀念『五四』的文章，開口就大放其『讀書救國』的濫調。這一期上，皇后宮女們的起居注雖說沒有了，可是他們却花樣新翻，用大字標題，對女同學建議，他們勸她們：『與其用泊來品的喬其紗，倒不如用道地貨的上色杭紡；與其搽巴黎脂粉，倒不如抹國貨雅霜；與其跑大馬路的三大公司，倒不如走三

馬路的畫錦里，……』我看完了這篇妙文以後，忍不住打了一個冷笑。

還有一種名叫『新時代』，是什麼人主持的，我不知道，從前沒有看見過，第一期便出的是『五四』特刊，鋼筆字兒寫得還不差，裏面詩歌小說論文也都有，他們很自負的說，智識階級應該抱定『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負起領導民衆的使命，因此，他們主張『繼續五四運動的精神』，大聲的喊出了『到民間去』的口號，有一位署名火焰的詩人，更發了狂，他在一首紀念詩中，從北京趙家樓前的一把烈火歌咏起，沒有幾行，就扯到拜輪之死的偉大，彷彿他也隔不多兩天就要丟開書本，到民間去做『導師』去了。

最後一種，不消說是我們的『野火』了，幸運得很，從天還沒有亮貼起，一直到現在，已經整整的有五個鐘頭了，都還沒有被上頭派人來撕去！

同學們圍着看的人很多，我看了一會，總覺得不管在內容上，文字上，我們的『野火』，都比別人的要來得好，我很滿意的笑着走了。

一點鐘時開紀念大會，老滑頭主席，煞有介事的大致其開會辭，說到末尾的時候，他勸我們把『五四』的戰鬥精神，轉移到書本上去，并且咬緊嘴唇說：現在國家已經不需要我們學生再去幹什麼社會運動了。他要我們牢牢的記着：讀書就是救國！

其次，便是學校到外面去請來的一位名流學者講演，這位學者人很年輕，兩三年前還在美國留學，回國不久，已經就成了『名流』了，他的演說，完全是描寫他個人參加『五四』運動的經過，他說當他們去打國賊曹張的時候，他怎樣一縱身就爬上了二丈多高的牆，又如何挺着身子跑去搜查曹汝霖的小老婆的內室，他又怎樣敏捷的去割斷電話，後來又是如何英勇的去首先放火，他簡直把他個人描畫成了一個英雄，好像沒有他，『五四』運動恐怕至少也就會沒有，講到末了，我倒還以為他至少總會勸我們像他一樣，做一個英雄，那曉得他却大聲的說『五四』已經過去了，也要我們牢牢的記着：要救國只有讀書！

我聽了真氣得吐火，想不到坐在我前面不遠的存疑，却焦着面孔立起來問：

——X先生！我對於剛才的講演，很有許多地方不理解，我可不可以提出問題來請求解答。

老滑頭把挺着的肩架骨車了一車，眼睛一亮，很不高興的答道：

——有什麼不可以，當然可以的，不過今天時間已經不早，一問一答要妨礙着我們的開會程序的，你有什麼不理解的地方，散會後可以書面的提出來，我可以請求X先生答覆你。

存疑只好嘆口氣。坐了下來。接着又有幾個教授起來亂扯了一大頓，到後來，會都開得快要完了，老滑頭正想就這樣趕快閉會了事，却想不到坐在台上的潘先生竟起來要求講演，老滑頭只好笑着表示歡迎。

潘先生剛一立到台口中間，台下同學們的掌聲却狂響起來了。他今天穿着一套藍布長衫，像一個土老兒樣的微笑着，望着我們，待我們的掌聲靜後，他才開始講演。他的話雖說得不多，可是句句都非常有力，第一他反對讀死書，他說智識的本身，就

不單是從書本上得來的，如果每個學生都變成了書呆子，那非但不能救國，而且只有誤國！第二他主張學生必須參加一部份社會運動，特別是學社會科學的人，他說只有在偉大的社會運動的試驗室中，才能煅煉得出堅實的學問。他幾句話就把老滑頭和那位各流學者的話駁倒了，台下的掌聲更像發狂樣的響起來，老滑頭的臉都氣青了，雖說他也敷衍衍的拍了兩下掌。

潘先生的講演。好像替我打了那些飯桶教授一頓樣的，我痛痛快快的吐了一口氣，拉着存疑一塊兒走出禮堂。

——你覺得潘先生的講演怎麼樣？

我笑着問存疑，他很爽快的答道：

——好極了，潘先生的見解真深刻，不過……

——不過，你多少還有一些疑問，是不是？

我一口截着他，差點就笑了出來，他却皺着眉，很嚴肅的答我：

——是的，有兩點我還很懷疑。

——得了吧，朋友！我還是勸你把你的懷疑精神帶到墳墓裏去的好！

我在他肩頭上抽了一下，笑着就走了。

走到貼壁報的地方，我看見又有一大堆人在那兒七嘴八舌的圍着看壁報，我擠過去一看，却使我大吃一驚：原來我們的『野火』又被撕到訓育處去了！

而且那壁上又還貼得有佈告，像煞有介事的說，以後如果再發現這一類非法張貼的壁報，調查出來，一定開除！

鬼火向我的頭上直冲，我氣憤得話都說不出！

六日

在『宮』門前碰着麗霞，她對我丟了一個臉色，很不大瞧得起我樣的，對我說：

——喂，收發處去看看吧，南京來的掛號信又是十幾封！

——謝謝你，我沒有你那樣的有閒，專門去管別人的閒事！

我說着冷冷的一笑，却把她激怒得滿臉通紅，撅着小嘴唇，身子一扭就走了。

我覺得也似乎魯莽得一點，追上去想同她陪一個小心，他却掉轉頭來給我一頓亂

罵：

——你跟着我追過來幹什麼，對你說，像你這樣糊塗不懂事的傢伙，我還沒有看見過，對你說，以後我再來找你說話，你是我的爸爸！……

這不是活見鬼嗎？

八日

想起昨晚上的事，這時候，我心裏還快樂得發鬆！

晚間一點鐘以後，我房間裏的人都睡去了，我倒在床上假睡着，側耳靜聽着樓下一切的響動。

淡淡的月光，從窗口上射進來了。我從床上望出去，看見小小的一方天上，浮動着白雲，繁星在點點的閃光，藍蔚色的天，顯得異常的靜美。

我側耳靜聽着樓下的一切響動，一切煩囂的聲音都沒有了，我只聽到草叢中的虫聲，在奏着和諧的音樂。

過了一會，月光照上我的床來了，我心裏焦急着，再靜靜的聽，除去虫聲而外，還是聽不出有什麼別的聲音。

我急得愈厲害了，在床上翻了幾個轉身，心裏痛罵了一頓那些拆濫污的傢伙，頭昏昏的，迷迷糊糊的睡了去。

我也不知道我睡了好久，突然，我在迷糊中聽到了幾下口哨聲，我一驚，從床上爬了起來。

口哨聲又從樓下吹上來了。

我幾步走過窗口前去一看，在月光下，我看見胡俊仰着頭，怒眉怒眼的在望我。我急忙穿着衣服，輕腳輕手的跑下樓去。

胡俊肩下挾着一大捲東西，一見我，他就大發脾氣：

——你這傢伙睡覺去了，是不是？

——你倒怕睡覺去了，你看看現在已經是什麼時候？

我把夜光錶摸出來在他面前一晃，他更生氣了，他突出了大眼睛，氣憤憤的對我說道：

——什麼時候！你的耳朵大概聾了，我打了幾十個口哨，你爲什麼都沒有聽到？我被他說來輾下去了，我笑着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踏着月光，我們向前走了去。夜是很靜寂的，我們脚下踏着石子聲，也都可以清楚的聽到。

胡俊邊走邊發牢騷，他痛罵警世，說他滑頭，只會清談，說俏皮話，一點兒實際工作都不做，今晚上的壁報又是他一個人寫的，他說他一定要對這樣的『右傾』傢伙提出警告。

穿過一個草場，我們拆進了大禮堂的前廳，堂中的電燈閃着淡淡的白光，四圍靜寂得非常的可怕。

我們走到壁報處，大家的心裏都突然興奮起來。

胡俊把他肩下的兩大張壁報打開，我也把早就放在帶子裏的漿糊摸了出來，兩個人不聲不響的蹲在那兒工作着，心裏生怕有人來看見，我們用很快的速度，一邊糊一邊貼，才一刻鐘，我們的工作便告完結。

壁報貼好後，我們樂得發笑了，我們才想把手揩乾淨，首先自己好好兒的來賞鑑一下，不料正在這時候，我們却突然聽到廳外傳來一陣脚步聲，我們心裏大大的吃了一驚，嚇得背上打了一個冷抖！

學校的皇皇佈告，不是說拿着貼『非法』壁報的一定要開除嗎？這樣夜深了，不是學校埋伏的暗探還有什麼人在行走？

我心裏驚急着，問胡俊怎麼辦，胡俊斬切的對我說：

——你難道還怕開除嗎？把你打仗時那種鎮定的精神拿出來！

細碎的脚步聲，一步一步的走得越近了。我們都靜默着，輕腳輕手的向前面的窗

口上走了去。

今晚上大概總要鬧點什麼玩意兒出來了，我想，但我却不怕只緊緊的把拳頭捏起。

兩步胡俊便走到了窗前，很嚴肅的昂着頭在那兒立着，他向外看了一下，突然打了一個冷笑，頭掉轉來，連連向我招手。

這，倒使我好奇了，我幾步跑過去一看，不由得在心裏憤罵起來。

在淡淡的月光下，我看見一對挽手併肩的男女，正從草場上的一堆矮樹旁拆了出來，很親暱的仰頭望着月光，好像一對醉了的人兒一般，踏着月光，向『宮』門前慢慢的走了去。

望了一會，胡俊忽然望得發火了，他憤憤的對我說：

——我怕是誰，才是他媽的一對狗男女！你看，我要開開他們的玩笑。

說着，他走過去在地下去摸漿糊瓶，一會，他笑着拿起那瓶子，從窗口上用力的

向草場上擲去，『嘩』的一聲，那瓶子擲去打著那矮樹了，那對男女驚得向四面看，我們連忙隱身在窗邊，他們却什麼都看不出來，只拔著腳，向『宮』門前飛跑了去。

我同胡俊看着，樂得大笑了！

於是，我們安安心心的，大搖大擺的，賞鑑了好一會，我們才笑着分了手。

.....

到現在我一想起昨晚上的事來，心裏真都還快樂得發跳！

十日

那晚我同胡俊辛辛苦苦貼出去的壁報，又被撕去，真想不到，我們還沒有跑出學堂，言論已經不自由到這步田地！

這幾天來，學校的空氣漸漸有些緊張起來了。校長的佈告，訓育處的牌示，都說得聲色俱厲的，要學生『讀書安分，不得妄動輕舉』，如果『萬一誤觸刑章』，那末，『學校絕不代為負責』的。特別是今天出的一張，差不多完全是指着我們罵。

光景學校當局正在要設法來對付我們的樣子。我們怕什麼呢？不管老滑頭的手段怎樣辣，頂多把我們趕出學校就完了，我們怕什麼呢！

真理我們是要探求的，難道我們連這一點自由都要被剝奪嗎？——這是什麼話！

十一日

研究會裏，打算在最近作一次『辯證法與形式邏輯』的討論，一提起這個題目，我就有些頭痛，近來看了兩本書，還是不大十分弄得清楚。

午後去看潘先生，他坐在書房裏，吸着煙，還是那樣的憂鬱着。

我問了他許多關於辯證法裏的問題，他都不怕麻煩，詳詳細細的給我解說，我對他說，別門科學，我都比較容易理解，只有辯證法，我却研究得非常吃力。他笑着勸我，不要專門啃書本上的死公式，要我多多的注意實際問題，深刻的去理解社會生活中的唯物辯證法的發展。

我又同他談起學校裏近來的情形，我老實不客氣的痛罵了一頓學校當局，他却不

說什麼，只是苦笑着，搖了一陣頭。

待我快要走出來的時候，出我意外的，他却問起了我過去的生活，他微笑着問：

——我聽到好幾個同學說，你從前確是從過軍的，真的嗎？

——真的，我還在火線上衝過鋒呢！

他眼裏放出驚佩的光來了，他說：

——啊，了不得！你那時有多大的歲數？在軍隊裏做的是什麼官？

——我那時才十八歲呢，做的是一個小排長。

問到這樣，潘先生的眉頭閃了幾閃，沉思了一下，又帶着感嘆問我：

——和你同事的，恐怕都是一些和你年紀差不多的人吧！

——是的，還有一些比我年紀更小的呢，我們那一連，就有一個排長才十六歲，

可惜在打河南的時候，他却被大炮彈炸死了！

潘先生好像很感傷樣的，搖了幾下頭，悶了一會，又才問我：

——你爲什麼又想起要來讀書呢？難道軍隊生活不是很好的嗎？

我把我爲什麼要離開軍營跑到學校來的理由和他說了一大頓，他靜靜的聽着，好像很感興趣樣的，我於是便請他批評，我說：

——照潘先生的看法，我那時該不該離開那樣的軍隊？

他把手裏的紙煙頭一擲，毫不遲疑的對我說道：

——軍隊當然是應該離開的！不過你後來不應該到學校，却應該到農村，到工

廠！

我一聽這話，就像有誰在我背上猛刺了一針樣，心裏痛得火辣辣的，我只點了兩下頭，什麼話都說不出。

潘先生好像沒有看見我的心頭有些難過，他却繼續着說：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你好像過過長時期的感傷生活樣的，倘使一個不知道你過去歷史的人看見你，如果有人對他說，你曾經打過仗，衝過鋒，那他恐怕不見得

會十分相信的吧，我這話，你覺得對嗎不對？

——對的，不過，我的感傷時期已經過去了，我從前那種打硬仗的精神，大概很快總可以恢復。

潘先生接過去說：

——那自然，青年人最怕的是立在十字路當中看不見方向，最苦的是雖然看見了方向，却不敢朝着那個方向走，你的感傷，好在已經過去了，不過，一個人在自己生活的道上所遭遇着的暗礁總是很的，你同時也得預防着你的感傷情緒的復活。

談了一會我從潘先生那兒跑出來了，我細細的咀嚼着他和我說的一些話，想到我那時真的到了農村，至少總不會像我現在這樣飯桶！

十四日

瑞瓊在圖書館門前碰着我，臉兒憂鬱着，嬌聲曼氣的對我說，她哥哥要她很快的到南京去，我問她：

——你的哥哥爲什麼這樣急呢，這一學期看看就要完了，難道你成績都不要了嗎？

——我早已經就告訴過他，我要放了假才能走。

——那末他急什麼呢？

——鬼曉得他的！

大約我的眼光有刺，她的臉都紅了，她氣憤憤的吼了我一聲，一個人跑起走了。

我討了一個沒趣，叫了她一聲，她却頭都不掉轉來，麗霞已經教訓過我的，所以

我不願追上去，只好拆轉身，幾步跑進了圖書館。

十六日

昨夜我做了一個夢：

我彷彿在軍中，時候已經黃昏了，我們的一團人在一處山坡上落了營。

我們這一團人打的是前鋒，我們的露營地，離敵人的前哨線只有二十里路，所以

一到晚間，我們便燈火齊滅。

半灣下弦月高高的掛在天空，似乎已經是深秋時候了，半空中浮動着大塊塊的烏雲，稀疏的星，在一點點的閃着寒光，山坡上全被冷氣包圍着。

我們把周圍三里地劃爲了警戒區，我們的步哨線向四面八方密佈着，在叢林邊，在山坳裏，我們的官兵裹着厚厚的油布，睡倒在含着露水的衰草上。

夜已經很深了，我帶着一個勤務兵，腰間掛着一枝手槍，向右側方走了去。

穿出一個叢林，冷風在迎面向我直吹，月被烏雲遮去了，四圍的空氣，是陰慘慘，冷清清的，除去泥草中的蟲鳴，樹枝上寒鴉的展翅，什麼聲息都聽不到。

我剛走出一處山崗，突然冷風中傳來了一聲驚人的叱問：『口令！』我順口答了他，仍然冒着寒風，向前走了去。

我抬頭一看，只見我的前面昂昂然的筆立着一個暗影，我再向前走了幾步，看看要走近那暗影了，我才將手電筒就地一亮，刺刀在我的眼中閃着寒光，一個士兵兄

弟，正精神抖擻的，立着正，挾緊槍，在對我行禮。

我迎着冷風，再向前走了去，叱問口令的尖厲的聲音，仍在不斷的送進我的耳朵裏來，我奔走了好久的山坡，方將步哨線巡視完備。

待我折轉來的時候，立即拔營前進的緊急命令已經到了，才片刻，我們的隊伍已在黑暗中開始向前移動，空氣仍是冷清清的，沒有燈光，沒有月影，只有一陣陣輕微的脚步聲，在黑暗中發出震響。

我的精神緊張着，心想：軍閥的部隊，是受不了我們迎頭一擊的，只消天一明，我們兩個衝鋒，就會把那些蠟燭似的部隊全部繳械，那我們那鮮紅的旗幟就可以在敵人佔着的城頭飛舞了，我心裏歡喜得發跳，脚步，也在不知不覺中加快了起來。

走了一陣，天快亮了，我在朦朧的淡光中，抬頭向前一看，真奇怪，爲什麼我帶着的一連兵士好像有些和昨晚不同了。他們的服裝都不一樣，有的穿着破軍裝，有的穿着破麻布褲，有的光頭，有的戴着紅邊軍帽，人數也好像多起來了，有一隊粗手粗

腳的青年，虎威威的手裏全拿着丈二尺長的蛇矛，又有一隊全背的是雜色土槍，一個個生氣虎虎的，在嚴肅的沉默中，大步大步的向前躍進着。我再把我自己看看，我什麼都明白了：我除去了一枝手槍而外，又有那點和他們不同呢，我的破軍服，破草鞋，難道不同他們一樣嗎？

我自己也在奇怪我自己：爲什麼我會驚異！

天剛拂曉，前哨線傳來了一陣清脆的槍聲，我們的部隊已經開始得同敵人接觸了。

頓時，我們加快了步伐的速度，歡天喜地的一個快跑，我們已經迫進了最前線。步槍聲越響越密了，我們這一連士兵兄弟也散了開來，瞄準着對面山地上的敵人猛射。

打了一陣，彷彿我已經帶着一隊拿長矛的兄弟抄到敵人的側方去了。

流彈像狂蜂樣的在我們的頭頂上怒鳴着，我們端着那鋒銳無比的武器，屈着膝，

蹲着身，向前躡行着，敵人的機關槍響了，我們立刻向地下仆下去，一停，我們又埋着頭拚命向前衝。

看看我們已經就要逼近敵人的陣地了，我們把手中的長矛端了起來，一陣狂喊，我們像剛下山的一大羣猛虎一般，飛速的向前撲了過去！

敵人的槍彈像密雨一般的向我們打來了，有些弟兄噴着鮮血倒了下去，但我們却還是沒命的向前衝，就像一團猛烈的急風樣的，一轉眼，我們已經飛撲進了敵人的陣地。

長矛尖在清冷的寒風中，閃着血光，敵人像潮一般的潰了下去。

喊殺聲發狂般的吼起來了，衝鋒號在奔鳴，槍砲聲在怒響，我立在一個小坡上放眼向前一看，敵人佔着的城，已被我們的人，團團圍困着在。

血一般的旗幟，在四處飛揚，口號聲，喊殺聲，衝鋒號聲，槍砲聲，混和着，像一陣猛烈的暴雷樣，大地都像要被吼震成粉碎！

我樂得發跳了，我端着武器向山下飛奔了去，我正想帶着弟兄們一個衝鋒進城，突的，我的耳朵裏起了一陣炸裂聲，就像有誰在我頭上重重的打了一棒似的，我兩眼一花，我模模糊糊的意識到：我是中彈了，我一個躡躡向地下倒了去！

.....

待我驚醒的時候，才做的是一場惡夢。

十九日

如淵今天忽然匆匆忙忙的跑來告訴我，說潘先生已經向學校辭了職，行李都收拾好了，馬上就要走！

這是一個晴天霹靂，我聽了驚得發抖，我跳了起來，顫着聲音問：

——爲什麼呢？

——爲什麼！還不是受了那些傢伙的排擠！

——排擠！他們怎樣排擠他法？

於是，如淵在憤怒中很簡要的把潘先生所以要走的情形對我說了，他說，昨天在開教授會議的時候，老滑頭在會議席上公然提出，現在學校裏有不少青年學生的思想，一天天的惡化，這責任全應該由教授們負的，他要教授們注意，以後千萬不好對學生們灌輸偏激思想，許多飯桶自然立起來表示贊同，甚至於有幾個鍍金博士還陰一句陽一句的，暗射着潘先生嘲罵了一大頓，潘先生當時便佔在學術思想自由的立場上，立起來表示反對，結果幾幾乎和老滑頭正面衝突起來，會議開了半天，後來得了一個不歡而散。會散後，潘先生便馬上對學校當局提出辭職，不消說，老滑頭要玩玩手段也跟着派人來挽留，潘先生辭意很堅決，他已經決定今天無論如何都要搬出學校。

如淵說得滿頭是汗，近視眼中射出了陣陣的憤火。我聽完了後，胸口塞得緊緊的，差點就氣得我暴跳起來。

我用力的在台子上拍，很牛氣的說：

——我們不能讓那些傢伙這樣烏七八糟的亂幹！

——是的，我們應該起來抗議！

如淵這樣很憤激的說了後，我們一齊跑下了樓。

走到圖書館門前，胡俊警世和文英等十幾個人一齊圍了過來，於是，我們這一大串人便氣沖沖的向教職員宿舍走了去，

胡俊一邊走一邊憤罵，他說這是老滑頭去年寒假裏就定下的陰謀，這個他是非和那些傢伙鬥爭到底不可的！

我們走到宿舍門口，潘先生的行李裝在幾輛小車裏，已經在開始推起走了。我們都注了腳，一會，潘先生便從裏面走了出來。

他戴着一頂舊了的咖啡色呢帽，天氣已經開始熱了，他還穿着藍布長衫，手裏提着一根竹手杖，面孔陰沉沉的，顯得十分憂鬱。他一看見我們立在那兒，臉上展開了一痕苦笑，對我們打了一個招呼，一邊說一邊押着他的行李走。

我們一齊跟了過去，前前後後的圍繞着他，胡俊首先便很誠懇而又很激憤的對他說，我們對於學校當局的黑暗無恥，這回一定要堅決的起來反抗的，希望他不要灰心，仍然留在學校裏多多的指導我們。

潘先生聽了這話，好像很感動，他苦笑了一下，很感嘆的對我們說：

——各位同學想來總容易明瞭，我這回的走，其實並不是什麼意外的事。好久以前，就有人在那兒計劃着，想請我走，一直到現在我才離開這學校，總算是我的『多福』了。這樣的事，本來一點兒也不稀奇的，在這樣的年頭，許多思想家大都在暗室裏受着磨難，我才被人家趕走，那兒可以值得大驚小怪！不過，可笑的是他們把我看得太危險，太偉大了，其實，我可對你們坦白的說，我有那一點兒值得他們這樣的『重視』！——嚴格的說，像我這樣一個抱着書本不放的人，在這一偉大的時代裏，請問：我有什麼用？我能拿槍嗎？我能到工廠裏去嗎？我閒着，沒有事，只翻翻書，同學們隨便談談，像這樣的一個書呆子，想不到竟成了他們非拔去不可的眼中釘，竟

然上下齊手，大鑼大鼓的想要轟我，我雖覺得他們可憐，但這也可以說明白，我們所處的時代，是怎麼的尖銳化了！我去的決心是已經定了的，你們的好意，我很感謝，不過，我想我們的精神思想，只要能夠同走在一條線上，碰面的機會不會沒有的，那同學們又何必苦苦的要留我呢！

潘先生邊走邊說，出了學校門後，不知不覺的已經走的很遠了。

一路走來，跟上來的同學越來越多了，路上騰起了一片嘈雜聲，有的在憤罵學校當局，有的在苦留潘先生，有的問他今後的生活怎樣，更有些在向他討通信處，人說話多，像一大羣蜂樣，鬧哄哄的便陪他走了兩里多路。

又走了一會，潘先生無論如何都不要我們再送他了，臨到快要和我們分手的時候，他沉鬱着的臉上，很難過的苦笑着，脫下他的帽子，手揚着，連連不斷的和我們點頭，走了多遠，他的頭還掉轉來望着我們在，一直到他苦笑着的臉模糊下去了，他才掉轉身子，蹣跚着，向前走了去。

站在那兒目送着潘先生走去的我們，看見他的身影漸漸的在我們的眼中遠了，淡了，模糊了，終而至於消逝了，我們真像一羣驟然失去了慈母的孩子們一般，氣得一齊憤叫了起來。

就在那兒的路口當中，我們一致決定，如果學校當局不把潘先生挽留回來，我們馬上運動全校同學一致起來罷課反抗！

二十一日

經過一天的活動，我們政治系的罷課總算實現了。

昨天下午的會，經過大多數同學的同意，我們對學校當局提出了六大要求：第一，立即挽留潘先生回校，第二，不得干涉教授和學生的思想自由，第三，反對檢查壁報登記學生團體，第四，學校行政會議須有學生二人以上的代表參加，第五，減少學費三分之一，從下期起停收建築費，第六，立即將男生廁所修理清潔。

這六個條件提去碰了老滑頭一鼻子的灰，他當着我們的代表，大罵我們『妄干校

政』，『敗壞風紀』。把我們提出去的條件，當面退了回來。

待我們的代表退出來後，他跟着就出了一大張佈告，說潘先生的辭職學校正在多方設法挽留中，學校的一切規則都全依部令所規定，不能因有少數同學的誤解自由，便有所變更，至於減少學費一層，數年以來，學校負責人幾無日不在籌劃中，總因學校負債過多，以致『事與願違』，想起來，學校的主持人，都有些難過，……末了，那佈告上更一面慨嘆近來的學風囂張，一面却又用威脅的口氣，勸學生們珍貴自己的生命，安安靜靜的讀書守法。

老滑頭這一硬軟兼施的戰略，並沒有嚇退我們，同學們聽了胡俊和其他代表回來的報告後，都憤憤然的，一致決定從今天起政治系的同學首先罷課，

於是今早晨，課堂上便鬼都沒有一個了！

課罷下來後，我們大家都緊張起來了，午後，我同如淵胡俊和文英跑到野外去商量，大家都覺得，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趕快去活動其他各系也同時罷下來，不然的

話，老滑頭是可以各種各樣的方式來破壞我們的。同時我們更要文英注意，那些宮女們的力量是不可看輕的，假如她們不同情我們，硬要跑到講堂裏去，許多公子哥兒在後面跟着一釘，那我們就要糟糕大吉！

當我們從野外走回來的時候，胡俊邁着大步同我走在前面，他很興奮，大罵警世做了『逃兵』，臨到事情緊急的時候，却到處都找他不到。

五時左右，我特別把淡吾和存疑約到校園那去，淡吾還是那樣一幅神氣，頭髮長長的，臉冷冰冰的，含着紙煙，拖着手杖，傲骨嶙嶙的，做起他瞧不起什麼人的樣子，存疑呢，我是好久沒有時間同他談了，他的性情怎麼樣，我不大知道，他是不是還想去當丘八，做土匪，或者近來又已轉變過來想做一個抱着舞女狂飲酒精的頹廢詩人，這些一切，我也無從探悉，不過照今天他的神情看來，眉頭蹙得緊緊的，還是那樣一幅哭喪面孔，似乎他的心境，也并不見得怎樣安泰。

走到校園中的水池邊，我很激憤也很誠懇的把我們政治系罷課的情形對他們說

了，我希望他們能夠到哲學系和文學系去活動罷課來響應我們。

存疑聽得很感動，他咬牙切齒的痛罵了一頓學校的腐敗和黑暗，拳頭捏得緊緊的，好像恨不得用一把烈火，把學校燒個精光的樣子。可是說到後來，他眉頭皺了幾下，說出來的調子，就多少有一些改變。

他說：

——幹是應該幹的，可是有沒有把握呢，至少我們那一系，我却有一些疑問！

我看他腦袋裏又得打問號，連忙斬切的說兩句話來堅定他：

——我想，一定是有把握的，只要我們有決心，肯硬幹！

——話是不錯的，不過……

他那張憂鬱着的哭喪臉又顯露出來了，我的胸口上好像驟然加上了一層重壓似的，我不願再看他的面孔，我把頭掉在一邊去。

我看淡吾，他好像沒有十分留心我們的談話樣的，他兩隻眼睛死死的釘着池中，

我叫他，他的頭才抬起來。

我問他有什麼意見，他對我淡淡的笑了一下，拖着聲音說：

——你們的熱情，我是很羨慕的，可是，我却另外有一個想頭，就是在這樣的社會裏，學校本來並不是聖地，特別在咱們這烏七八糟的中國，你們要想從這垃圾堆似的學校裏，把那些不潔的蒼蠅趕走，想把那些積污除去，能夠打掃得出一個乾乾淨淨的地面來，自然，你們的勇氣是可佩服的，但我恐怕你們終會覺得做的是一場夢吧！

——那照你這種說法，我們大可不必幹了！

淡吾的話，聽得我鬼火直沖，我老實不客氣的硬頂了他兩句，他却滿不在乎樣的，雙肩一聳，慢然的笑了。

笑後，他又才拖着聲音慢慢兒的說道：

——幹一幹自然是可以的，不過你們得提防着別人的毒手！

——是的，謝謝你！

我同他們點了一個頭，拆轉身來就走了，走了好遠，我的耳朵裏好像還充滿着他那種可怕的冷笑。

我一氣跑上樓，剛要到房門口的時候，恰巧迎頭和趙國維打了一個照面。我還沒有走進房去，鐵牛的聲音却正在裏面咆哮！

——喂，喂，是月宮，還是爵祿？

——爵祿！

趙國維大大的應了一聲，便跑了。

這幾個傢伙鬼鬼祟祟的，倒把我弄得有些莫明其妙。

二十二日

『明燈』，今早晨出版的『明燈』，在用各種各樣的話，向我們進攻！

有的文章裏，正正經經的批評我們不應該爲了一個教授的去留就貿然罷課，有的在冷嘲熱罵的暗射我們怕大攷，有的站在學校的立場反駁我們的六大要求不正當，

有的却又裝模做樣的勸同學們別要爲少數人的徧激思想所誘，竟至犧牲了自己的學業。

有幾個政治系的同學看了，氣得發抖，咬牙切齒的想跑去撕那張壁報，又有幾個同學却主張立刻辦一種東西來反駁牠。結果許多人都贊成出壁報，有幾個很熱情的，拿起筆就在講堂上開始寫。

我跑去找如淵，他正在房裏同胡俊商量什麼事的樣子，我把辦壁報的事對他說了，要他找一個人加進去，他聽了很歡喜，但他却又說一時想不起這樣一個適當的人。

我問他警世在什麼地方去了，他只是臉焦了一下，倒沒有說什麼，可是胡俊却又裂開大口就罵起來，他罵警世做事情常常避重就輕，還沒有上火線，自己首先就向後轉，他的結論，說，警世不是一個好傢伙！

末了，只好我自己去參加辦壁報。

二十三日

我們的課，整整的罷了三天，其他各系大都觀望着，不敢罷下去。

但在另一方面，却有一小部份政治系的同學簽名發表了一篇宣言，堂皇皇的貼在壁報處，公開的反對罷課，大聲的號召同學從明天起，一齊到講堂上聽課去！

我看了大吃一驚，仔細一看，簽名的人頭一二名，是鐵牛和盜心，我突然想起那天晚上趙國維請他們到爵祿去的事，我頓時呼吸都感到有一些急促了。

正午，胡俊如淵來同我商量，大家都多少有幾分感覺；眼前的形勢很危迫！

胡俊突出一雙大眼，氣憤憤的說：

——看樣子，明天早晨怕會有人去上課的，應該趕快點想一個辦法才好！

想什麼辦法呢？

胡俊主張趁快組織糾察隊，明天早上到講堂上去勸阻他們，如淵頭擺了幾下，表示不十分贊同，他說要打破目前的危機，只有繼續努力活動各系罷課，那怕就只有一

系同意了我們的要求，把課罷了下來，那影響一定是很大的，胡俊還是堅持他的意見，如淵又對他說，向自己的同學示威是不對的，糾察隊他並不反對，可是必須注意，拿他來吼嚇同學，他是不贊成的，要好好兒的運用，

說來說去的攪了半天，結果還是只有加緊去動員研究會的會員，加緊去動員全政治系的同學一齊千百倍的努力向各方面去活動。

我走到大禮堂的側廳前去一看，我們的壁報是被撕了，不知那一個同學在『明燈』上用紅邊鉛筆大大的批了幾個字：『這是被學校收買的走狗報！』

此外，過去一點的佈告處，又發現了校長的一張皇皇佈告。

我讀了幾句就跑開，還沒有走完大禮堂的石梯，忽然有一對男女挨得緊緊的，從我身邊閃了過去，我連忙掉過頭去一看，我差不多驚得叫起來，原來那一對，才是警世和着一個我不大認識的女子。

真糟糕！原來這小子才去攪女人去了！不睬他，我幾步跳下石梯，向左面的草場

邊走了過去。

在路上，我碰着瑞瓊，牠好像很生氣樣的，氣憤憤的對我說：

——我這兩天一連給了你三個字條，你爲什麼睬都不睬我？

——你的字條送在什麼地方？

我笑着問她，她嘴唇一撇，嬌聲嬌氣的說：

——我叫娘姨送到你寢室裏的，你的架子搭得真可以！

——真是糟糕！我這兩天大半都不在房裏，說不定被曹盜心那小子跟你冒收了，裏面沒有寫什麼吧？

——寫到沒有寫什麼？

——那末，你有什麼要事同我商量嗎？

我看了一下錶，『心不在焉』的問她，她却氣的更厲害了，臉一沉，說道：

——你去你的吧，你這樣的貴忙！

——是不是你哥哥又來催你到南京去？

——你別要管我這些，你去你的吧！

——對不住，我真有點兒要緊事，得馬上去幹，讓我幹好了再來看你。

在這樣緊急的時候，誰還有時間來陪她呢！

我只得對她笑着點了一點頭，手一揚，一溜就跑了。

二十四日

校長的第三次皇皇布告又出來了，這回說得聲色俱厲，說誰再要堅持罷課，他查出了負責的人馬上就要開除！

同『明燈』一個調子的壁報忽然出了三張，我們出的一貼出去，不到半天就被人撕了去。

研突會裏有不少的人怠工，其他沒有一系起來應援我們，政治系的同學也有一些開始動搖起來了。

走狗在四處活動，經過趙國維的手，每條狗聽說至少都可以領到津貼二十塊。失敗，我們已經有些預感着，但我們却都不怕，我們爲了那六大要求，非硬拚到底不可。

二十五日

今早晨已經有幾個同學，走進了講堂，後來又被我們很誠懇的說退了回去。同學們好多都是想朝前進的，可惜就是胆子小一點，不肯幹起來。

我從前打過仗，衝過鋒，現在雖沒有拿着槍，難道我不是在衝鋒在打仗嗎？！

二十六日

天剛在拂曉的時候，我還在夢中，却突被嘈雜的人聲鬧醒了。

我睡在床上仔細一聽，我聽到一陣陣笨重的皮鞋聲，挾雜着十幾架機器腳踏車聲，在樓上的四周，往來震響。

我心裏一驚，知道事情不對，連忙披着衣服，跳下床來。

我幾步走到窗口去看，樓下許多路上已經被警察站滿了，天還沒有大亮，他們的身子不打十分看得清晰，只看見一些明幌幌的刺刀，在薄光裏發出冷閃。

我心裏打了一個寒噤，跟着我憤怒的心臟都快要爆炸開來，我明白，這是什麼一回事了！

我把全房裏的人叫醒，道心鐵牛走在窗口去望望，罵了幾聲『操他娘』，依然睡他們的去了，存疑憤怒得快要痛哭，淡吾仰頭靠在床上，兩隻眼睛火磷磷的望着屋頂，大大的冷笑了一聲，長長的嘆了一口氣！

六點鐘時候，全校完全斷絕交通，我們的宿舍全被包圍着，一會，一個巡官，帶了十幾名警察，四個包探走上樓來了。

探警在樓上共捕去了十一個人，在每一個人的房間裏，翻箱倒櫃的搜查了一些書籍刊物去。

被捕的人，手都全銬着，一齊押上囚車，七點鐘左右，探警全離開了學校。

捕去的十一人中，有七個是研究會的會員，一個是我的朋友——胡俊，全部的人，沒有一個不是這回罷課的學生。

從警探來校騷擾起，一直到他們被押上囚車止，我的神經都在劇烈的刺激中，我差點氣得狂叫狂吼起來，我真快要發狂了！

啊，學校，學校，你這神聖之地啊！

二十七日

學校周圍仍有探警密佈着。

校長出了一張大佈告，說胡俊等十一個同學，據調查，係被人告發有反動嫌疑，現雖被拘押，學校決負責多方設法營救，要各同學安心上課，勿自驚擾！

各方面的同學都很激憤，但當我們去要他們一致幹起來的時候，有一些却只是對我們嘆氣，更有一些女同學甚至淌下眼淚來。

政治系的同學們，大都被迫着上了課了，我們的鬥爭，是遭了失敗！

一點鐘時，如淵來看我，我們沉默了整整的有幾分鐘沒有說什麼話。

我們商量好一些營救同學們的事情，在分手的時候，如淵很嚴肅的握着我的手，抖着聲音對我說：

——記着，朋友！不要忘了我們失敗的教訓！

是的，我當然不會忘記我們這次失敗的教訓的，

我這樣想着，想着，激憤的火又在我的心裏燃燒起來了。

我還要到那兒去進研究室呢，去探求真理呢，我這回不是已經開始受了一次嚴格的訓練了嗎？

大學生日記

(全一冊)

基本定價五元正

著作人：寒

生

出版者：文力出版社

分售處：

漢口交通路
重慶林森路
成都祠堂街
西安南院門
聯營書店

國民三十六年五月再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總經售處：上海教育書店

福州路
東華里六號

國家圖書館



001708493



封面設計：宋 石

音

5